



妙華會訊

二〇二一年第一季

扶持如來正法

肅清教內邪言

建立佛徒良軌

普遍大地弘揚

維新標語

學會活動



▲ 2010年12月20日，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出席完「2010年馬來西亞國際佛教論壇」後，特意轉機來港探望慧瑩法師



▲ 2010年11月6、7日，耀行法師在妙華演講「初期唯識思想概論」



▲ 2010年12月4日，邱敏捷教授在妙華講述《人間佛教思想》



▲ 2010年12月4、5日，傳道法師在妙華為大眾宣講《解脫道與菩薩道次第》



▲ 2010年12月20日，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出席完「2010年馬來西亞國際佛教論壇」後，特意轉機來港探望慧瑩法師



▲ 2011年1月8、15、22日黃家樹居士在妙華說法，題為「依於空義行精進波羅蜜」

佛學班及活動

第二十五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 本會講師

日期: 2011 年 3 月 6 日至 10 月 2 日
(逢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1:00 – 12:30

地點: 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2 樓 D 座

印度佛教史課程

主講: 資深講師

日期: 2011 年 3 月 6 日至 11 月 13 日
(逢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1:00 – 12:30

地點: 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趙國森校長佛法講座

講題: 「佛教核心思想闡釋」第三屆

日期及時間: 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8 月, 連續二十個星期一 晚上 7:30 – 9:00

地點: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書本《空之探究》, 附以《性空學探源》作輔助

日期: 2011 年 2 月 12 日開始 (逢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30 – 5:30

地點: 香港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 農曆二月十九, 公曆 2011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三)

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 讀誦《妙法蓮華經》,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遠參老法師紀念法會

日期: 農曆三月初九, 公曆 2011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一)

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2 樓 D 座舉行紀念法會, 讀誦《妙法蓮華經》,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佛誕紀念法會

日期: 農曆四月初八, 公曆 20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

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 讀誦《妙法蓮華經》,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 農曆四月廿八, 公曆 2011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一)

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 讀誦《金剛經》和《成佛之道》,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一年會費, 每人一百港元, 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本期目錄



- 3 不思議解脫——菩薩的關懷與正義
昭慧法師於2009年12月6日講於香港理工大學
洪介之筆錄・洪真如、何翠萍整理
- 27 淺論學習「唯識學」的方法
釋耀行
- 31 釋疑解惑
黃家樹居士解答
洪真如筆錄、何翠萍整理
- 36 玄奘法師——從翻譯事業說起
楊福儀
- 47 探訪原始佛教聖地——記斯里蘭卡之旅
陳慧儀
- 50 讀《雨花台石》——論般若與大悲
洪真如
- 56 妙華佛學會第二十四屆佛學初階班結業禮致謝詞
曾子鳴
- 58 2010年「唯識思想課程」結業典禮致謝詞
葉倩君
- 59 中觀業相七種
孔亮人
- 63 捐款大德芳名
總務組
- 64 勇發菩提願
德奂

第二十六屆董事架構及職務

永遠董事：釋慧瑩
弘法顧問：趙國森
主席：梁志高
副主席：梁志賢、蕭式球
弘法：蕭式球、梁志高、陳慧儀
初階班主任：梁志賢
秘書：麥麗群、湯偉平
財務：梁卓文

總務：李民信、梁卓文
資會：麥樹強
班會：陳心悅、關鼎協
會務：劉燕薇
行訊：何翠萍、勞海新
圖持：梁志賢
齋書：趙雲萍、麥樹強
廚：李民信

不思議解脫

— 菩薩的關懷與正義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六日・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昭慧法師主講・洪介之筆錄

洪真如、何翠萍整理



前言

各位法師、黃校長、各位居士：

大家晚安！前天講了聲聞解脫道之「寂滅為樂」，說明解脫道的系統理論及運作方法，昨天開始講菩薩道的「緣起、護生、中道」。要打好菩薩道的根基，得先從「緣起」這個核心概念著手。緣起，是佛教的核心理論，也是世間運作的法則，是一個實際呈現而可以歸納出來的法則。為什麼一個冰冷冷的法則，可以推衍出燃燒生命熱情的護生理念？生命會誕生、衰落、凋零，這是自然現象，也

是因緣生滅的法則，世間在「實然」層面確乎如此；可是，有何道理我們應當護念眾生，讓眾生免於恐懼、痛苦與死亡呢？

緣起與護生

緣起法則，乍看之下沒有叫我們應如何做，何所不做。它不像基督教、天主教直指上帝就是愛，立即可以推出一種價值觀，那就是愛人。緣起法則告訴我們，凡事緣生緣滅，表面上看來，並沒有要我們凡事慈悲以對。然而，我昨天的分析讓大家瞭解到，原來慈悲依然是在緣起法則中，是作為生命的我們所具備的一



種能力。這種能力不是本有的，也不是本無的，它是因緣所生法。作為有情的我們，有心靈、心識，有感通他者苦樂的能力，因此跟土木瓦石是不一樣的。既然每一個生命都很愛自己——我愛，且具足感知他人的能力，道德感情就在這互動互通的管道裡油然而生起。它不是本有的，所以我們不必違背緣起論而宣說有一個平常心；它也不是本無的，所以我們也大可不必認為，所有的道德情感都是外在附加、灌輸給我們的。

它是因緣所生法，所以可以在逆向操作中，讓人變得冷酷無情，溝通管道全部封閉；但是也可以順向地因勢利導，讓我們因為愛自己的緣故，而深知對方也愛他自己。在疼惜對方、易地而處的情況下，學習讓自己的溝通管道更加暢通，瞭解到我們愛自己，對方也愛他自己，而逐漸地達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中道

現在談第三個概念——「中道」。中道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從緣起法則提煉出來的實踐要領。

談到護生，是要護念全天下的眾生嗎？不可能，因為眾生無量無數，若無中道智慧，護生會變成一個無從下手的概念遊戲。昨天有居士問我：「怎麼可能完全不殺生？別說是

積極的護生，連消極的不殺生也很困難。」人活著連呼吸一口氣都很難不去干犯眾生，如果我們沒有中道智慧，無論是消極的不惱害眾生，還是積極的護念眾生，不論是消極的持戒，還是積極的布施，都會弄到我們困難煩惱，為自己做得不夠圓滿，而充滿了罪惡感，或是索性全盤放棄，那怎能說是愉快的人生？

如果學佛變成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們怎能快樂施予別人呢？因此，一定要先具足快樂的能力，才有能力把快樂分享給別人。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千處祈求千處應，各位何曾見到觀世音菩薩是苦瓜臉的？菩薩是非常灑脫自在的，因為聞聲救苦之外，還有進一步的訓練——眾生無邊誓願度，算算自己能度多少就多少個，度一個算一個，度兩個算一雙，這樣就好，不要想全部承包。雖然度眾生才能成佛，但如果你一個人度了所有眾生，那別人怎能成佛呢？讓一點機會給別人可以嗎？所以，當我們實踐護生時，必須從緣起法則中提煉出中道的智慧。

在原始佛教經典及大乘佛教經論裡，都非常重視「中道」。以《阿含經》來看中道，它進一步可開展為八正道。中道的訓練，先從培養正確的觀念（正見）著手。有了正確的觀念，才能知道什麼是正確的目標，好讓自己貫徹意志朝向目標（正志）；

還有正確的語言，正確的行為，正當的職業，正確的精進力，正確的清淨意念，及正確的專注力，這都是離苦得樂的正確途徑，故名正道。

剛才我陳述了八正道，也許初學佛者尚不清楚它的內容，它是從觀念到行動，從專注力的培養到觀察力的敏銳，從生活的實踐而達到行為的圓滿，是淨化人生的八種方法。

這八種方法名為中道，我們不免會好奇：「正」與「中」有什麼關係？中就一定正確嗎？在此引用印順導師對中道的定義，這兩個定義正好來自「緣起」法則的領會：

「中」是中正、中心，即用中正不偏的態度與立場，深入人生為本的事事物物的根本核心，窮究它的真相。解決一個問題，必須以中正不偏的立場，從關涉到的各方面去考察，在各方面結合點上深入推究，徹底了解問題的真相，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¹

中正即是公正，要公正地待人，公正地辦事。昨天我跟大家強調，佛家重視公正原則，並非只能等到因果報應到來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才感覺到公正性的存在。正常而言，每一個人的內在，都因自通之法的啟發，而會產生或多或少善惡是非的判別能力；我們是有道德承

擔能力的行為主體，面對人事物的時候，必須用公正的心態，公正地對待自己和別人，不要偏心於自己與「自己人」；公正地對待你的同僚，不要偏心那幾個對你好的人；公正對待尊卑貴賤，不要看高不看低。有了公正的美德，生命中會減少很多煩惱。偏私少數的人，可能暫時會得到某些利益，會有一群死黨跟著你團團轉，但到頭來，你會樹立很多敵人。

在客觀方面看，我們必須把握緣起觀。由於見聞覺知都有因緣條件的限制，我們的見聞不可能無限，所以緣起不能夠無限量擴大到「一即一切」。

就理論而言，「一」與「一切」當然有關係，但如果沒有中道的智慧，就不能把握事件的核心，務實地解決問題。如果認為一跟一切都有關係，那麼，你只能癱在地上動彈不得。

成功的人生，一定不是雜亂無章的人生，而是乾脆俐落、快刀斬亂麻的人生。所以在這麼複雜的因緣當中，要準確地抓住重點來解決問題，有多少因緣就照顧多少重點，不要困在無量無數的因緣當中爬不出來。這就是中道。

註1 - 印順導師：〈中道之佛教〉。

《佛法是救世之光》，頁146-147。

所以，「中道」與「緣起」是緊密結合的。一個人要培養公正無私的品格，必然是在因緣生法中，逐漸培養出一種「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的精神，就事論事，不會以「我」為中心，只照顧「我」及「與我相關」的人的利益，這樣才能夠真正得到中道的智慧。

「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是哪兩邊呢？我剛才只講了其中一邊，就是大而無當地講「一即一切」。中國佛教後來犯這個毛病很深，講「一即一切」，一定要聯繫到所有相互關係，這是其中一邊。另一邊則是剛愎自用，獨斷獨行，不能把握重點，不能廣納眾人。偏執一邊而沒有中道的智慧，必然是失敗的人生。

把握重點

「一即一切」為什麼會有問題？例如，你可以上網，與全世界的網絡在理論上是同時相連的，但你是否可以同一時間上全世界的網站？不可能！你要先從想解決的問題，找一些關鍵字來查看，看哪些網址內會有你所想獲取的資料。我們對電腦網絡都如是處理，更何況面對人生？大而無當地將「一即一切」來做連結，將會形成一個非常沉重的人生，不能乾淨利落。

我時常舉「蝴蝶效應」的例子：澳洲一隻蝴蝶拍拍翅膀，經過許多因

緣之後，可能形成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場龍捲風。生態環境層層緊扣，但你不能為了解決龍捲風問題，而叫蝴蝶不拍翅膀。即使殺死一隻蝴蝶，但仍有其他千千萬萬的蝴蝶；即使殺死了所有的蝴蝶，但還有老鷹呢！牠們的翅膀煽起的氣流不更厲害嗎？所以，若無法把握最切要的重點，或是獨斷獨行而無法照顧多方因緣，這都是不能把握「中心原則」，若在意自我或相關人等的利益，這便不能把握「中正」原則。這樣往往會做成非常危險的決定，而害己害人。歷史上發生過太多這樣的例子，我無法在此詳細述說。

所以，中道如果沒有成為我們的人生觀，即使我們自認與一切的現象有某種牽連，即使內心慈悲洋溢，都還可能會走上大而無當的迷途。

有人會質疑：如果只找幾個重點，這樣會不會有判斷上的危險？「魔鬼就藏在細節裡」，若只找幾個重點，有些地方雖重要卻隱而不現，很可能會令人產生錯誤的判斷。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從中道的處世智慧提醒自己，千萬不要以為，學了佛，就是不起分別心，不執著，於是通通不作抉擇。其實，不抉擇的人生，與死人無異。

我們無時無刻不離抉擇，在抉擇的當下，要謹記維持中道的智慧，才能謙卑。謙卑的美德能使人意會到，自己不一定站在真理這一邊，即

使已經做了多方考慮才下決定，但這個決定依然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會正確或是成功。即使抓住了重點，有些細節在當前是不重要的，可是在二、三十年後，它可能又成為重點了。

以下就是個好例子：民國四、五十年代的台灣，有大量退役軍人需要就業，因為台灣東西兩邊之間有中央山脈橫隔，國家就讓他們在山坡地開闢果園菜園，先總統蔣經國先生帶著官兵開山闢路，讓他們種植水果蔬菜，果園菜園紛紛成立。以前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政策，因為山嶺開發了，東西交通貫通了，新鮮的蔬菜和甜美的水果又便宜、又新鮮，我們不必再向日本、韓國購買水蜜桃與蘋果了，退役官兵也可謀得事業的第二春，一舉多得，有什麼不好呢？農業上山，在當時變成非常流行的政策，極度地被推崇。但是曾幾何時，台灣發生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水災與土石流，村落淹沒，橋樑折斷，房屋倒塌，死傷不計其數。原來，農業上山後，砍伐森林大樹，種植淺根植物，造成了土質鬆動與流失，這往往是鉅大災難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才讓我們覺悟到，過往的人為開發，對山嶺實在是太過冒犯了。

很多人偏激地說：「有人把台灣的土地弄得滿目瘡痍，反正他們準備回大陸，抱持一種過客心態，竭澤而漁。」

可是我覺得，這樣說也未盡公允。之前，政府可能也有將某些重點作了把握，也經過各種利弊得失的分析，為了公眾著想，於是才作這種政策的推行。可是「魔鬼藏在細節裡」，沒想到之後會產生種種問題。雖然有林務局管理山嶺，可是山老鼠更厲害，把千年百年的古木一株株砍伐下來。淺根植物除了造成土質鬆動與流失的問題外，高山蔬菜水果用了許多農藥和肥料，滲透在泥土裡，大雨後沖刷下來，成為上游集水區水質優氧化的罪魁禍首。受到淤泥沖塞的影響，水庫淤積更加快速，縮短了使用的時限。然後，那些農藥與肥料又進入食物鏈中，被吸收到人體。問題眾多，這些都是決策當時沒有思考到的因緣。

中道與謙卑

依於上述「審慎抉擇依然未必正確」的案例，可知中道抉擇的人格特質。一個具足中道智慧的人，不能保證所有的抉擇都是正確的，因此他願意謙卑，願意隨時承認錯誤。這有什麼好處呢？好處是不會自認為代表真理。很多人為的災難，來自認為自己代表真理，認為一定要殲滅對方，真理才能實行於世界。這樣的爭執，必將沒完沒了。一個有中道智慧的人，無論是情感、理智和意志，都比較能穩定運作，依此而安身立命，安常處順，因為他有此認知：「經過周詳設計，仍然有可能出錯；

別人也有其因緣局限，可是未必沒有部份的正確信息。」因此，他願意聆聽別人的聲音，願意多一點溝通，不會動不動就以「真理」自居，「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若用以「真理」自居的意識形態，封閉自己與對方的溝通渠道，自通之法就會被堵塞住了。

人類活在這個世間，基於動物的本能，為了搶奪資源而發動戰爭，固然是悲劇；而更悲慘的是，在政治及宗教的意識形態上，認為自己代表真理而發動戰爭，那才更加慘烈。有的人為了愛對方，為了自認為的族群乃至人類利益，迫使對方必須跟自己的觀念一樣，要是不一樣，就害怕他們錯誤思想像黑死病一樣感染給別人，所以他們認為，最好把對方改造成跟自己一個模樣，如果不能改造，就乾脆把他殺掉。

本來，自通之法是人與人、人與動物都一樣，四目交流，心心相感，總應該有一些感覺。可是有些人好像沒了感覺似的，看到對方受苦，心裡卻痛快無比，恨不得再加一把勁讓對方受害更深。其實，這樣做並不是只有對方受苦，自己也身受其害，因為，沒有中道智慧的人生，老是覺得人錯我對，則處處都是敵人，無形中，自己也會成為一個疑神疑鬼、鬼影幢幢的人。

例如在台灣，藍、綠兩大政黨經常惡鬥，他們都各執一詞，滔滔不

絕，民眾紛紛陷入兩大陣營的情緒裡，本來生活形態相差無幾，但經過政治人物的推波助瀾，彼此堆滿莫名怨恨，於是每到選舉的時候，往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導致夫婦反目，兄弟成仇。還有人穿著某一方的競選衣服外出，被人揍了一頓。無仇無怨，為什麼揍他？為什麼沒有啟動「自通之法」來將心比心：如果我落單在外，我願意被人家莫名其妙揍一頓嗎？這就是自認為代表真理的氣焰和邪見，把所有與生命之間互相疼惜的通路都堵塞住了，無法推己及人。但是，如果有緣起中道的智慧，知道人們本就會在不同因緣條件下，出現不同的政治見解，有緣起護生的理念，體會到每一個生命都是好生畏死、趨樂避苦的，那你就不會因為彼此政見不同，而恨不得把對方除掉。

這是因緣生法，某些人有這樣的政治態度，某些人有其他的政治態度，每個人各有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史情懷，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國際與國內形勢，有不同的分析角度。人生不能再來一次，一些從青年就跟隨老蔣先生從軍的人，怎麼容易改變他的政治立場？因為這已是他的生命經驗與歷史情懷。一個從小就在日本統治下長大的台灣人，受到日本文化薰陶，你要他完全轉向如外省老兵，那也不可能的，因為那是一種生命經驗與歷史情懷，血肉相連地成為他生命的一部份了。

所以我們要有自通之法，多多疼惜對方，把每個生命看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學習著欣賞它，而不是因為它與我不同而討厭它、排斥它。

理智上可以多作溝通，但要持友善的態度，站在理性與友善的平台上，很多事情就可以有討論的空間。我不能被你完全說服，可是我尊重你的想法，這就是中道的處世態度。我們一定要有緣起中道的智慧，這會讓我們減少很多敵人。看到每一個眾生都生起歡喜心，不要管他是否與我的政治或宗教信仰相同，這樣的人生會更加快樂。

總之，把握問題的重點（前面所述「中心」之義）而下判斷，但永遠不會認為自己的判斷是絕對最好的，永遠保持謙虛，警惕自己：「目前我作的，只是相對來說最好的判斷。」一旦有更好、更正確的答案出現時，沒有面子問題，不必非要為我贏你輸而爭辯到底。我們可以立刻就說：「我願意改變看法，我們願意改用更良好的方法。」

所以對於「中道」，我歸納了一個定義——「在可見聞覺知的因緣條件之中，無私地作相對最好的抉擇。」特別提醒大家，所謂「可見聞覺知」，就是預留了感官與覺知有局限的伏筆，我們的眼耳鼻舌接觸有限，並不能窮盡所有因緣，所以在抉擇的時候，不敢肯定所有的抉

擇都是絕對真理，而只能謙遜地承認，這是截至目前為止，相對最好的抉擇。

中道與無私

再強調一點，前述中道的定義，特別提到「無私」，那就是前面講「中」的定義時，所謂的「中正」——主觀方面要「中正」。在可見聞覺知的因緣條件中，要能做出最正確、最合適的抉擇，其前提必須是「無私」。

中道不能只是把握住重點。學生考試時都要把握重點，成績越好的，把握重點的能力愈強；愈會賺錢的，愈能把握致富的要領；能拿到愈多選票的人，愈是會掌握選民的愛憎。這都是善於把握重點的表現，但我們不能說這就叫作「中道」。光是把握重點尚未足夠，還要「無私」，不為自己著想。否則，商賈也隨時因應可見聞覺知的因緣，作出商場上相對最好的抉擇，但那不叫做中道，只是賺取個人或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已。政客也隨時因應可見聞覺知的因緣，作出政壇上相對最好的抉擇，但那不叫做中道，只是賺取個人或政黨的最大利益而已。所以，從自己出發而作盤算的抉擇，無論如何也不能叫做中道。

有些人雖然不會自私自利，可是判斷事理時無法掌握重點，糊裡糊塗，這種人也沒有中道的智慧。常聽

到長輩說，好人不一定能共事，糊裡糊塗的爛好人，不要跟他共事。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想要成事，要有抉擇的智慧，有當機立斷的抉擇魄力。

不思議解脫

很多人學佛以後，將過去所學的知識、才能，全部放棄，認為那些東西都是垃圾。有云：「自讀金經之後，不讀人間糟粕書。」金經指佛經。那是對佛經極度的推崇，讀了佛經就不想再讀其他書籍，把它們全都視同糟粕，這種處世態度，就沒有中道的智慧。

要作得出相對最好的抉擇，這往往牽涉到很深廣的專業知識，這些深奧知識從哪裡來？你不能說都「靠佛經來告訴我們。」佛經畢竟不是百科全書，也不是各專業領域的教科書。我曾質疑那些以「原始佛教」自我標榜的人，原始經典何曾教我們應不應該看電影、打電腦，應不應該上網？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我們要有能力作主，生活不要變成別人的包袱。積極而言，我們要有能力貢獻正面的力量，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時你不能說：「我憑著幾本佛經就成了萬事通」，這不符合緣起法則；你也不能說：「我因為佛經背得很熟，所以可以駕飛機。」這是沒道理的，因為你沒有駕機訓練的因緣條件，如何會產生駕駛飛機的成果呢？

所以，緣起、護生與中道的智

慧，不是讓我們把自己封在經典裡自我滿足，再也不探頭瞭解外在世界，而是讓我們將經典中，佛陀與聖者所教授的「緣起、護生與中道」法義，靈活運用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來大展身手。這就是接下來要講的主題：「不思議解脫」。

「不思議解脫」的概念來自《華嚴經》，昨天與今天我所講的內容，都是從原始佛教《阿含經》的理論脈絡來作深層分析。難道，原始佛教經典就只講述解脫道嗎？其實不然，菩薩道正可從《阿含經》的「緣起、護生、中道」智慧，開展出「不思議解脫」的無限風光。因此接下來就用「不思議解脫」這個題目，讓大家領略《華嚴經》裡佛菩薩不可思議的境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它叫「不思議解脫」呢？因為這種解脫實在太不可思議了。《華嚴經》裡諸菩薩的種種神妙境界，還有佛陀放種種光，演說種種妙法，眾生隨類各得其解，忽然間，從十方法界湧出無量無數的諸菩薩眾、天龍八部，都來聞法，蓮華藏世界重重無盡，種種的佛國土境界，都是不可思議的高妙境界。這種高來高去的境界，離我們太遙遠了，我們的境界那麼低，沒有實質的體證，會覺得有如在看科幻小說。其實在《華嚴經》裡，對凡夫更大的鼓勵是，它所教導的「不思議解脫法門」。

快樂的菩薩道

許多人認為，解脫要眼觀鼻、鼻觀心，沒有在樹下坐、塚間坐，好歹也應該乖乖地在禪堂打坐，「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多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少去沾惹是非，唯恐離眾生過近而被干擾，所以「入山唯恐不深」，以為這樣才能解脫。有些人認為：「人間佛教，一下子到高雄救災，一下子到菲律賓救災，一下子到土耳其救災，等一下又到美國救災，這樣就能夠解脫嗎？這種人做一點善事，只是人天功德而已。」有些人嘴巴更毒，說這些人只是與眾生的貪瞋癡攪成一團而不得超脫，甚至扣帽子說：「這些人不追求神聖境界，豈不是讓佛教腐化、俗化了嗎？」

大家都知道，我的筆也挺毒辣的。我於是反駁他們：「你們常常無所作為，老是攻擊人家行善。如果依你們的說法，『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多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少去沾惹是非，管好自己就夠了，管人家做什麼呢？你們這種隱遁僧，眾生事當作『閒事』而非『正事』，那你們就不應該『管閒事』，但你老是對別人的作為在說長道短，下指導棋，這顯示什麼？這顯示你們沒有守好身、口、意業，違背隱遁原則，講解脫道都不夠資格！」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些質疑？很簡單，說登山沒有意思的人，他一定沒

登過山；說游泳沒意思的人，他一定沒游過泳；說菩薩道苦不堪言的人，他一定未行過菩薩道。他們常常說：「別人覺得登高山很偉大，但這個過程付出代價太多，我不喜歡。你認為游泳很快樂，但須冒很大的風險，我也不要。你認為行菩薩道可以成佛，確實是很風光（他們腦袋裡只有『風光』兩字），可是這得生生世世跟眾生出生入死，頭出頭沒於驢胎馬腹，一點把握都沒有，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這些人都是旁觀者，不知箇中滋味，這叫做外行話。你問登山者，一定要登到頂峰才快樂嗎？其實他每走一步，都是有苦有樂，苦中帶樂，回味無窮，每一時刻都有感受。同樣地，你質疑行菩薩道苦不堪言，你哪裡知道菩薩道的箇中滋味呢！

我昨天講自通之法，大家應該意會到，它是道德基礎，是眾生或多或少具足的道德感情，菩薩道是從這裡再作深化及廣化的。為什麼菩薩不像他們所想像的，「但有諸苦，無有諸樂，到了成佛那一刻才有快樂，代價太高」？那是因為，用自通之法，自他互易，即使還在凡夫「眾生緣慈」的程度，每一個緣念眾生而湧生的慈心，都是快樂的。

這就是我第一天所講的原理，布施為什麼快樂？當你看到別人因你仁慈的對待而充滿喜樂，你當下就會感受到滿足。而倘若你愈在乎自己是否獲得利益，將愈會因利益還不夠

多、還不夠大而覺得自己匱乏。如果能常常幫助別人，不在乎自己少了什麼，這種人的生活其樂無窮。他常常關注別人，只想讓對方離苦得樂，而不會想如何得到回報。他在每個會遇其他生命的時刻，易地而處，設想自己如果是對方，會希望得到什麼樣的對待。

你不要輕看那只是一個凡夫「**眾生緣慈**」的境界，道德習慣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培養出來的。當他一次、兩次、三次……如是作為，起先可能是勉力為之，到後來就可以任運為之。他生命中會充滿一種忘己為他的熱情，為了別人的事而奮不顧身，將自己的事先擱在一邊。我就不信這樣的人會有多痛苦，因為他隨時都在「**因利他而忘我**」的法喜之中。

我前天講解脫道時提到，「**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為何會法喜充滿？因為這時他所專注的對象是自己的五蘊——在色身與心念的觀照下，找不到一個「**我**」的存在，無論遇到順境或逆境，都能「**但見於法，不見於我**」，這如何能不法喜充滿？這種工夫，這種能耐，也可以在菩薩道中出現。所以那些淺見的人認為：「行菩薩道的人不在禪堂用功，未能觀見五蘊的無常生滅，不會真正見法、證道。」這是錯誤的見解。從凡夫直接踏入菩薩道中的人，對自身五蘊的無常生滅雖然尚未具足觀照

力，但他們在對一個又一個眾生易地而處的慈悲照護當中，培養出了生命中頑強的慣性，逢人立刻為對方著想，這時他也可以獲得法喜。因為這是一種「**無私**」的自我訓練。在每一個全心全意為人設想的當下，暫時忘卻自己的需求，看到別人的快樂而深感喜悅。在此無私心念的恆常訓練下，雖然不是照見自身五蘊如聚沫、水泡般的無常無我，可是不在意自己的得失、不渴求自己的欲望獲得滿足，這就會讓他變得很快樂。當眾生有苦難的時候，他忘我地走到眾生身邊，見眾生被救出苦海，他就欣然雀躍，疲憊感一掃而空。

在座有一些慈濟人就知道，哪裡出現災難，第一個到災區的就是慈濟人。難道他們不怕死嗎？在那個當下，他們只想到那些苦難的有情，雖然不認識這些災民，但只要一想到他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整顆心就充滿熱情，一定要進去做點什麼才安心。在服務災民的當下，身體哪裡酸、哪裡痛，他們都毫不察覺，經常是忙了一天，晚上躺下來，才周身酸痛至動彈不得，才發現自己的筋骨好像快要解體了。那種心志，真的是任重道遠，死而無憾！

我曾經跟證嚴法師談起這樣的體會，她立即舉例作出印證。她說，某些慈濟人患了末期癌症，痛不痛？當然很痛。但他們可毫不擔心自己會不會進入驢胎馬腹，他們竟然跟證嚴

上人說：「我死了以後，很快就會再回來做慈濟。」各位看他們厲不厲害？生命中最大的恐懼，豈不就是死亡？這些凡夫慈濟人，竟然做慈濟做到不怕死亡，這就是「**不思議解脫**」，還未到最高境界的，出神入化如《華嚴經》中的不思議解脫，都已經夠我們回味無窮的了。

菩薩行者面對眾生苦難時，用慈悲心無私無我地助其離苦得樂，在眾生離苦得樂的當下，得到清涼的法喜。這時的清涼安穩，不是來自個人身體的舒適，而是來自忘己利他。面對眾生快樂、成就，也不會生起妒忌心。有些人不耐他榮，別人有了成就，就說：「為什麼不是我？」或說：「有什麼了不起？」可是菩薩不會如此，菩薩見眾生快樂，就隨喜功德，歡喜得不得了。因為對方快樂，自己就更加快樂。他本來就要令對方離苦得樂，現在對方快樂，那豈不是正中下懷？哪會有妒忌的道理？

易地而處而逐漸忘我，如此漸進地修學，乃至千生萬劫的修學，每一階段，他都必然法喜充滿。他哪會掰手指頭計算，自行菩薩道以迄於今，到底已經過了多少時劫？到底還要多久才能成佛？每一分、每一秒對他來講，其實都是一樣在法喜之中的。《普門品》中說：「**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念念都不空過——人家快樂，我因隨喜功德而產生法喜。人家痛苦，我生起慈悲

心去幫助他，從忘己利他的菩薩行中，也能得到法喜。自己遇到痛苦時，由於心念的純淨度強，也不至於煩惱深重。這時倘若能夠以精進力修習四念住，進步就更快。原來在幫助眾生的過程中，已經將自己的貪瞋癡磨得十分稀薄了。

幫助眾生是一門很大的功課，因為在這過程中，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眾生，有些人對別人的恩惠毫不領情，有些人恩將仇報，菩薩道要可長可久而不退轉，那麼你得學習，面對眾生的這類反應而如如不動，連忍都用不著忍，因為忍了這口氣，表示心裡還有「我」。不問眾生如何回饋，利他之行儘管繼續做下去，這就對了。當然，我們也要隨時觀照並修正自己，看自己能否更加柔軟，更加善巧，不讓對方因自己的言行而生起煩惱。這樣自我磨練的過程漫長，但力量是很強大的。一個成功的菩薩行者，他只要用很短的時間，依四念住觀照五蘊，進步就可以非常迅速，一樣能在自己的五蘊法中「**但見於法，不見於我**」。

同樣都是覺知於苦，聲聞佛教對於苦的觀照非常敏銳而深刻。菩薩同樣覺知於苦，開展出來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生命風光。起始因利他心切，他們用較多時間關懷眾生的五蘊之苦。於利他而忘我後，當然還是一樣可以階段性地訓練自己「**照見五蘊皆空**」，再回過頭來，依空性相應

的廣大心而去度化眾生。為什麼如此？因為這是他的習性，這就形成了所謂「菩薩根性」。他所獲得的解脫，就是所謂的「不思議解脫」。為什麼不思議？因為真是不可思議極了！看起來，這些人不是一天到晚盤著腿，眼觀鼻、鼻觀心，不是整天在念「南無阿彌陀佛」，這些人忙進忙出，有時到醫院，有時到災區，到太平間，到垃圾場，更到屍首狼藉的災難現場，這種人竟然也可以解脫，你說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

有了這樣的理解，才能夠體會《華嚴經》裡許多菩薩的不可思議境界。我從《華嚴經》找了幾則例子與大家分享。

在「入法界品」中，有一位在海住城的具足優婆夷，是大富人家的長者，她住在一座豪宅之中，整座豪宅只有一個小小的器皿。這個器皿很神奇，居然能夠滿足眾生的種種欲樂，種種的美味飲食、上妙衣服、種種珍寶，隨眾生之所好樂而得滿足。當然，這是種象徵的筆法，這個神話比「阿拉丁神燈」還奇妙。可是當我看到這則故事時，我的腦海裡瞬間就浮現證嚴法師的影像。她是一位非常堅毅、慈悲的比丘尼，與志工們從縫製小小的童鞋，一針一線的縫補起家，用這一點點賣出去的所得來幫助眾生，一直到今天，竟然成為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全球性慈善團體。在靜思精舍，證嚴法師住在小而簡樸的

房間裏，用一個小小的遙控器，就能掌握全球慈濟人的救災、濟貧、醫病狀況。

具足優婆夷身邊有一萬個童女，隨眾生之所欲，分別把器皿中的食物分散到各個有需求之眾生的手裡。如同這則故事，一個平凡貧窮的比丘尼，可以從一雙雙小布鞋開展到龐大的志業體，全球有四百萬慈濟人，在各處聞聲救苦，分發善款與物資到需要的人手中。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不思議解脫」的風光。這一切都是因緣生法，從一個人的願力，集合小部份人之願力，擴大到很多人的願力，大家的共願展轉聚集了無限資源，可以轉化許多眾生的共業。

在「入法界品」裡，還有許許多多非常動人的故事。有一位自在主童子，「童子」看起來當然是年輕人，可是他的本事很高，過去曾經在文殊師利菩薩座下學過佛法，入於所謂的「一切工巧大神通智光明」法門，在工巧技術上是一流的，他不但能做術數、計印等技術性工作，還會療治風癱、消瘦、中毒、鬼魅所著等疾病，還可以調煉種種仙藥，可以管理一切農田、商賈等事業。在今天來說，他會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企業家，但他會有時間一天到晚眼觀鼻、鼻觀心嗎？在他的座下，可能是成千上萬的員工、上萬的家庭要賴企業的盈餘來養活他們，他每一個投資

的報酬率都要算得非常精準，一個投資錯誤，就可能令血本無歸乃至企業倒閉，他的數學怎能不好呢？

這樣的人在《華嚴經》裡，竟也是入不思議解脫門的一位典範性人物。更不要說還有其他各行各業的人，有些人從商，有些人當船長，有些人是國王、法官、宗教師、富豪、工程師、乃至妓女，當眾生有需求時，隨著自己的專業技術，供應資生之具，使眾生無有匱乏。他們的風格各自不同，同樣是國王，妙光王於王座前，百千萬億珍珠瑪瑙與病緣湯藥資生之具，隨眾生心而作給施。無厭足王卻十分嚴厲，對作奸犯科的人一律施以重罰，斷手斷足，截耳截鼻，挑目斬首，剝皮解體，湯煮火焚，讓他們發聲號叫，如入地獄。但他也是入不可思議解脫門的菩薩。

而且這些菩薩都有一種共同的人格特質，就是「謙卑」。他們都很謙卑地說，他們只從這一門深入，他們精通的只此一門。就在這一門中，讓自己的專業技術做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然而這只是在技術上的操作而已嗎？不是的，這背後有一種無私利他的精神，他們運用這些專業知識來供養眾生，饒益有情。

經典中所記載的，不思議解脫的典範人物，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要得到不思議解脫，不是要放棄你原有

的專業，而是用緣起、護生與中道的智慧，把自己的事業做到最好，發揮到極限。論專業，人人都有，長處個個不同。我個人在我的專業中可以做得頭頭是道，可是你若把我拉到「東亞運動會」來作田徑賽手，我就慘了。你看，菩薩們都說，他只精通於自己的專業。不要認為這些沒有用，不要認為學佛就要放棄它。你要先思考，你的專業有沒有害人的成分？如果有，當然要放棄它。有沒有利人的成分？如果有，就要把它操練純熟，繼續研究發展，以饒益更多有情。這樣反覆操作，你就能夠在二六時中，用你的專業奉獻給眾生，讓眾生離苦得樂，同樣可以忘己利他而達到不思議解脫。

幫助眾生可以有很多形態，有時是菩薩低眉，關懷及救助弱小眾生，像慈濟人一樣。有時是怒目金剛，用來對付那些作姦犯科的惡棍，施以法律制裁，像無厭足王一樣；對那些因遇到惡棍而受苦的人，你趕快去施予無畏，不怕因此而得罪那些惡棍。這兩者可以並行而不悖，勿以為佛教只講慈悲，不講正義。我們要表達我們對惡法的批判，用強烈的手段來制止惡人為惡，才能保障社會和諧，人心安寧。以為佛教只講慈悲的人，應該先看看不思議解脫中的無厭足王，他在公堂之上斷事，作姦犯科的一個個逃不過他的法眼，一個個被他處以極

刑。當然，從人權方面來講，死刑不好，經文後面也說，這些被處罰的惡人是幻化出來的，目的是要嚇一嚇那些真正的惡人。有些壞人是要被嚇一嚇的，不是婆婆媽媽講一些教他悔改的話就奏效的。

菩薩的關懷與正義之行

菩薩低眉以關懷眾生這部分，這是佛教的強項，你看慈濟充滿信心地說：「行入慈濟大藏經」，這個資料庫裡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所以我不再多說這方面的例子，我要多說佛教的弱項，就是落實關懷社會正義。

沒有一個佛教徒喜歡社會動亂，沒有一個人會喜歡社會不和諧或內心不安寧。可是話說回來，如果和諧只是表象的和諧，既得利益者掠奪不義之財，弱勢眾生卻被壓得透不過氣，這難道是我們所要的和諧嗎？如果這樣還能緘默無語，我們對得起佛陀嗎？

在佛陀時代，印度有四種種姓，從婆羅門到賤種，大家本來各自認份而相安無事，但為何佛陀仍要提出異議，提倡四姓平等呢？如果即使見到悲慘、痛苦的景象，我們都如如不動而內心安寧，恐怕這只是麻木不仁而已！麻木不仁若等同於內心安寧，那還不如當木頭、當石頭算了！《世說新語》有一句話說得好：「太上忘

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太上（最高等的人）無情，不是無情無義，而是已經看多了世上的恩怨情仇，緣起緣滅。阿羅漢看到眾生生命的凋零，包括自己生命的凋零，都像水泡消失一般，不會有情緒的波動，連佛陀涅槃時，這些已經離欲的阿羅漢，也只是默然而已，沒有離欲的人才會痛哭一場。而「最下不及情」是指，下等的人也無情無義，對生命的悸動毫無感覺。我們這些人，就是「情之所鍾」之輩，我們當然有情感，有所鍾愛疼惜的對象，怎能見到生命受苦、凋零而沒有感覺、內心安寧？這個安寧太假了！這是冷酷，一個習慣冷酷的人是不會安寧的，只會引起別人對他的反感。他對別人沒有感覺，但他對自己的感覺倒是很強，當別人對他反感的時候，他不會過得好，所以他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安寧。

因此，面對社會上某些體制的錯誤，政治的、觀念的、思想的、文化習俗的錯誤，佛門弟子應該勇敢地本著佛陀緣起、護生、中道的智慧，言所當言，行所當行。這不是讓你拿著機關槍來殺人，沒有那麼嚴重，可是往往要在先知先覺者發出聲音之後，慢慢地影響著少數人，慢慢地結合更多數的人，於是形成了所謂的輿論，來改造這個世界，改變錯誤的思想與觀念。

無人、無我、 無眾生、無壽者相

這樣能入不思議解脫法門嗎？一定可以入！從經教來說，不但《華嚴經》裡入不思議解脫法門的大菩薩，種種任運自在以度化眾生的能耐是豐富例證，另外《金剛經》也說：「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只要能夠把握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這四大要領，那麼，一切善法都將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好資糧，不可思議正在於此。就像我前面所說的，眾生痛苦時，你可以因菩薩道而得法喜；眾生歡樂時，你也可以因菩薩道而得法喜。

第一天我講解脫道時曾說：當我們快樂的時候，可以觀緣起而得法喜；當我們痛苦的時候，同樣可以觀緣起而得法喜。行菩薩道也同樣，面對痛苦眾生而施予快樂，你可以得到法喜；面對惡棍，你若願意站在弱者的一邊，制止惡棍肆虐，並施以無畏來安慰那些受欺負的人，同樣你也能得到法喜。因為這同樣需要無私無我的智慧，否則，你心裏如果盤算：「我得罪他，他將來會報復我嗎？」那你就不敢做了。那些願意這麼做的人，是因為他們重視「公正」，在中道的智慧中，他們已經具有「中正」的品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不會在意對方與自己必須

維持何等友好的關係，只考慮減低乃至消除無辜者蒙受的傷害，這不就是無我的鍛鍊嗎？他們可以把這樣的品格深化、廣化，不單對個人如此，對體制、對政策、對法規，一一如此。他們把自我放下，全心全意專注地促成那一件又一件對眾生該有的公正對待，或令眾生免於傷害的處境，那麼他們一樣可以入不思議解脫法門，這種無私為他的專注力，就是菩薩的種種「三昧」。

解脫道講三三昧，而大乘經典裡，更有非常豐富的各種三昧，看得我們眼花撩亂。其實，三昧就是專注力，菩薩的三昧，其專注力不是拿來觀照自己的無常、苦、空、無我，而是用來專注在專業技術的培養，專注在利益眾生的事行，讓專業技術與利生事行精益求精，廣益求廣。這個時候，他但求見法，不見於我，只見到那一件件利他事情的圓滿達成，沒有見到「我」的處境。明白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頭盤算，這才不會自怨自艾、顧影自憐、怨天尤人。

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做了那麼多，別人也沒有回報給我？」這是我見、有人見；若覺得「為什麼我做了這麼多，社會上都不知道這些豐功偉業是我所作的？」這是眾生見；若覺得「為什麼我好心卻沒看到好報？為何我積了那麼多功德，卻沒看到好處在哪裡？」這是壽者見。壽者見是

在時間的長流中，想要見到自己行善的成果。菩薩如果有了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那麼所修的一些善法，都將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為他沒有緣起無我的智慧，目光如豆，想到的還是自己。所以他們會不甘願：「我付出太多，別人沒有回報；我要的是名譽，但走在路上人家不認識我；我付出那麼多，為什麼我沒有成為富翁？」這就是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如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見而修善法呢？不要以為那境界遙不可及，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試著做一做，那就是專注於善法的目標，而不是專注於「我將會得到什麼」。像我在佛門中提倡佛門女性運動，從來就沒有希望佛門女性要感謝我，否則我會天天痛哭流涕的，因為女性反而最喜歡當柔順的小女人。由於我不是為了她們的答謝而去做，所以不求取她們的感謝。即使她們罵我，我也看成理所當然。為什麼？不是我的境界高，而是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很專注在每一件事情上，沒時間去想她們罵我的事，連多花一秒鐘去想她們罵我的內容，都是浪費我的生命。因為正經事都做不完了，還去想別人罵我做什麼？

我常常被罵，昨天就有個人寫字條罵了我一頓，可是你看我，活得那麼快樂，沒有半張「怨婦」的臉，你就知道當然有「箇中三昧」。因為，

我只注意我要完成的事情，事情有成敗得失，但是個人的榮辱不放在心上。這樣一來，我雖然沒有得到不思議解脫，可是我變得十分自在。一個習慣被人家稱讚的人，是被寵壞的，經不起人家罵，臉皮也比較薄，給人家罵一罵，就覺得臉上塗了一些髒東西。常常被罵的人反而習慣了，覺得很輕鬆：「你怎麼罵我，我都沒有感覺。」這不是小小的一點解脫嗎？

我在第一天的演講裡告訴大家，所有的戒法都叫做「別別解脫」，每一條戒法處理好了，就是一小部份的解脫。所以我對逆境的處理，特別有方法，對於別人不友善的對待及不友善的環境，也特別有辦法。這是我的功課，在這方面，我很自在。但是對於別人向我頂禮，我卻特別沒辦法安然自在，在這方面，我還未修好功課。

專注力竟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當你全神貫注在所要完成的事情上，這時候，你啟動的就是中道智慧。雖然不是在禪堂中修禪觀，可是你已經直接在一一事緣上「觀法」了。這些法的因緣很複雜，甚至有時是短兵相接而必須瞬間決策。有些因緣，你可能看到，又可能看不到，可是你要下判斷，要作成決策。決策有成有敗，我們不要看到成功就狂喜，失敗就狂怒，因為這些都是因緣生法。如果常常在狂喜狂怒之

中，不可能達到不思議解脫。我們盡了一切努力，成就了，固然很好，下一步，還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做，不要停留在那裡太久，讓自己得意忘形；失敗了，也已是盡了心，這個世間有那麼複雜的因緣，我們能做到的很有限，我們的因緣就是這樣，做了就好。凡做過一定留下痕跡，或多或少對這事情一定有幫助，已經很好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利生事業的專注力中，不斷地在每一個階段中忘我。

我昨天說，自通之法是道德基礎，沒有自通之法的基礎，只是認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有時會認為自己在替天行道。所以，我們做社會改革，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在替天行道，要承認自己也可能有盲點，有可能照顧不周，不要習慣地認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邊，習慣地用一種殲滅對手的態度來處世，否則社會改革者本身，還是會出現一些性格上的盲點。

香港的社會運動也是這樣的一種情景。昨天有一位香港朋友問我：社會運動當然是面對不公正、非正義的體制、政策，所以一定有一個「我」及一個被抗爭的對象，我們很難在對方有惡意的時候不起憎恨心，面對這種情形，我們應如何降伏其心，安住其心？

這真是善哉其問！在此正好分享我的心得。不錯，事情一定很可惡，你才會站出來，但是你也要從

這裡「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看到那件事情或看到那個人為惡，要能夠判斷這個是惡。有些人說「非善非惡」，這很有問題，你當然要有善與惡的判斷標準，否則佛陀為什麼要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有些人嘴裡雖說「不見善、不見惡，不思善、不思惡」，可是連善惡都搞不清楚，這種人怎麼可能成就四正斷？他們連解脫道也不可能攀得上去！

四正斷是：「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這是修道的基本功課，就像學太極拳前一定要先學會站穩馬步一樣，這是修道的基本功。我們要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知道惡後還要有能力制止惡。我們也要知道，惡是因緣生法，不要於惡人生起自性見，因為惡也是無常生滅的。我們不要樹敵，因為敵人也是因緣生法，也是無常生滅的。對惡人，我們當然要制止他作惡，可是不要對他生起瞋心，因為這樣就陷入了常見，認為有一個「他」是永遠這樣的惡，「他」的惡是真實不虛、獨立自存的。

我們只有泯除常見、我見，才能快快樂樂地做社會改革運動。做過了，要船過水無痕，當下就「放下」，下一步還要做別的事情。我們不要每做一件事，就在內心結下一群仇人。這樣，我們的心就能夠在安穩之中，不會被憎恨所苦，因為我們

找不到一個獨立不變、常恒自存的對象，可以讓我們對「他」生起憎恨之情，因為每一個人都不斷地在改變。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訓練，人生境界就大不同了。

我在台灣，做過幾次社會運動，有的成功，有的部份成功。像佛門女性運動，沒有所謂完全成功的可能，因為性別歧視像空氣與水，無所不在。如果一想到性別歧視依然存在，而對那些帶性別歧視的人起了自性見，那麼，男人與女人此刻在你的腦海裡，都變成了你的敵人。因此，不必這樣看待他們，同時不應把自己當成救世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總是做過了就留下一些痕跡。那些歧視女性的比丘看到我，多多少少收斂了一點。我這樣也就自得其樂！不要因為看到很多女性喜歡做依附男性的溫柔小女人，就火冒三丈，因為那都是因緣生法，因緣造就了她們這個性格。既是因緣生法，我們就要坦然面對，這才能夠在逆境之中，快快樂樂地生活。

曾經有人問我：「昭慧法師，你做社會運動，有過什麼挫折經驗？」我想了半天，然後對他說：「我做過的事有成有敗，但想不出什麼叫作挫折，因為挫折一定是自己心裡覺得苦悶、覺得挫敗，我卻沒有這類感覺。就如一個小偷餓壞了去偷麵包，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進入麵包店，一手抓著麵包就走，當然

被逮個正著。警察盤問小偷，何以明目張膽拿取麵包？他說：『我只見到麵包。』我也是這樣，只專注於目標，在那個時候，無論個人的處境怎樣，心裡都覺得平淡。」

我曾經提倡佛誕放假運動，在台灣原本只有聖誕節放假，數十年來，有些法師也發過牢騷，向政府表達過不滿，但是政府不理會他們，說那麼多宗教，政府擺不平。後來，我趁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前，趕快發起佛誕放假運動。這種運動，需要找很多人來聯署，用公眾壓力向政府施壓，讓兩黨候選人表態才有機會。這也是因緣生法，要有中道智慧來就因緣下判斷，知道一定要在選舉前，不要在選舉後發起這種運動。運動要找很多人來支持，當然是要找普羅大眾，可是聯署最好找一些名人，因為從政者其心不平等，總覺得名人比較有影響力。

我向來很討厭當 SALES（推銷員），跟人家交談半天，原來是希望人家買你的東西，這麼做時，我總擔心自己心思不夠純正，所以我從來不喜歡做推銷員。可是推動佛誕放假的時候，我變成一個非常勇敢又有能力的卓越推銷員，提著公文袋，手裡隨時拿著一疊簽署單，到任何場合，不知道為什麼，就臉皮特別厚地向人家解釋，佛誕放假有多好多好，應該要怎樣怎樣，政府如何不公道、如何可惡，請大家一定要給我簽個名。

有人拒絕了，我也不生氣，還說「謝謝你！謝謝你的指教。」轉身再找別人，不會花一秒鐘去生氣說：「你為什麼拒絕我？」我發現，原來我有潛力當推銷員。原來運動過程在無形中，就是培養個人堪能性的最佳場域，堪能性可以隨著個人的負載而越來越廣大。

有一次在佛教大法會中，剛巧長老法師慈悲，給我幾分鐘上臺發言，向大眾宣傳佛誕假期運動的機會，我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就向聽眾慷慨陳詞，說佛教如何受到政治人物的漠視，受到體制不公道的待遇，我們要如何表達我們的聲音。我還說，如果這些政治人物竟然不讓佛誕放假，呼籲大家一定要投另外一位候選人！前排政治人物的臉當場綠了。還有一次公開的佛教集會場合，我告訴法師們：「我們是出家人，還怕什麼？人家要錢，我們不要錢；人家要權，我們不要權；人家怕死，我們可以不要命。誰怕誰？當然是他們怕我們！」你看，後來佛教界很多人真的燃起了熱情，這一場仗竟然「逆轉勝」。

佛誕後來雖然沒有放假，但終於成為國定紀念日。第二年實施「週休二日制」，一些原本放假的政治紀念日也通通取消了放假。因為聖誕是掛在行憲紀念日的名義上放假，本來行政院版本也要將這個假日一併

取消，當然很多基督徒立刻有所反應。當時唐飛剛出任行政院長，他先來一個試探，在媒體上說：「聖誕節可能要考慮立為假期，因為聖誕前晚很多人要跳舞。因應民眾的需要，我們可能會將聖誕節日作為假期。」我立刻二話不說，趕快寫了一封信給唐飛，然後找了幾位佛教會的人士，從教會呈遞公文。我告訴他：「唐院長，我非常樂見聖誕放假，但是請您因應廣大民眾的需求，同樣也讓佛誕放假，這才是公道的假日政策。」後來唐飛就不再提行憲紀念日放假這回事了。

我舉這個例子旨在說明，不思議解脫有多門可入，社會關懷之外，大家不要忽略了社會正義也是其中一門。

不思議解脫的無礙

講到這裡，講座快要結束了。很可惜，我無法把講義裡的每一部分內容，都向大家廣作說明，但這當中有三個結構：第一是《華嚴經》「淨行品」，講初學菩薩如何入不思議解脫法門——修清淨行；第二是《華嚴經》「梵行品」，講到進階的修習無著行。有這兩個基礎，最後可以得證無礙果。講義中，證無礙果部份的頁數較多，主要是因為經文多，我個人想補述的內容並不多。

從「無礙果」的經文摘錄可以理解，為什麼名之為「不思議」。無礙是穿透性，像修奇門遁甲之類法術者，也有他的無礙功力，可以穿牆入室。原理很簡單，牆壁是地、水、火、風的色聚組合，修無礙之法就可以穿壁，這是在神通修習純熟以後，可以做到的事。銅牆鐵壁仍然是一堆分子的聚合，我們的色身也是分子的聚合，分子與分子之間當然有縫隙，所以穿牆入室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那也只不過是一堆分子滲入、穿透另一堆分子的過程而已。可是菩薩的不思議解脫，難道只是穿牆入室而已嗎？那未免太小看他們了。

龍樹菩薩在學佛之前，曾經修過外道的隱身術，進入宮庭之中，侵犯宮中的女性。他與朋友三個人結伴而行，不幹好事，後來兩個朋友被殺，他隱在國王後面而僥倖逃過一劫。出去以後，因為這番震撼經驗，從此金盆洗手，進入佛門之中，成為首屈一指的大乘論師。所以純粹就技術來講，隱身術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不思議解脫的無礙，不只是在物理層面，更展現在心理層面。所以，大家還是要用我昨天所講的法義去瞭解它——自通之法、緣起法相的相關性、緣起法性的平等性。體悟即此，就能夠無礙通達於眾生之心，《金剛經》說：「所有眾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悉見。」為什麼能夠悉知悉見呢？為什麼如此神奇無礙？無礙果不會無緣無故蹦出，一定是在因地中修過無礙行，若沒有那個因，就得不到那個果。因地中的無礙如何而得？且看《華嚴經》這兩品經文所說的。認真地讀，才能知道華嚴法門的精華在哪裡，否則，滿天神佛看得眼花撩亂，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我們要從《淨行品》與《梵行品》裡，擷取重點來作為我們日常的功課，特別是《淨行品》講到的菩薩本業，這是初學菩薩的重要功課。講義中摘錄了長段經文，都是先講述面對某種情境，接著發願，當願眾生在某種情境中，得到喜悅與利益。把這個公式套進去，你看，菩薩在家可以發願，希望眾生能夠知道家的空性，而避免被家所逼迫。如果家裡高堂老母生病，黃口小兒饑餓，你就知道被家逼迫的感覺。萬一家裡需要醫藥費、教育費，而你卻剛好被解雇，就知道家本性空，也能夠瞭解，免除逼迫是多大的福報！孝順父母的時候，希望眾生如同善事於佛而護養一切。伎樂聚會時，都還能夠發願，當願眾生以法自娛而了悟伎樂也是緣生性空，非真實性。

這樣一路下來，在家能夠如此，連穿著纓絡、戴著首飾都一樣。諸位掛著項鍊、戴著戒指的時候，亦可學習發願，「當願眾生，捨諸偽飾，到真實處」。甚至出家以後，一串串發願，都是在行出家法的每一個當

下，舉手投足、行住坐臥、持食、進食，都在那個動作的當下，用聯想法來祝福眾生，當願眾生離穢得淨，離苦得樂。

舉例來說：如廁時「當願眾生，棄貪瞋癡，蠲除罪法」。沖馬桶時（事訖就水），也要「當願眾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洗淨的時候（洗滌形穢），也可「當願眾生，清淨調柔，畢竟無垢」。以水洗手時（以水盥掌），則是「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早上起來，以水洗面，要「當願眾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走路的時候，要「當願眾生，能行佛道，向無餘法」。一路走來，「涉路而去，當願眾生，履淨法界，心無障礙。」攀高路不要抱怨，覺得自己腿酸，「見昇高路，當願眾生，永出三界，心無怯弱。」走下坡路也可發願：「見趣下路，當願眾生，其心謙下，長佛善根。」若路上很多灰塵，「見路多塵，當願眾生，遠離塵坌，獲清淨法。」反之，路上纖塵不染，也是發願的好時機：「見路無塵，當願眾生，常行大悲，其心潤澤。」

所以，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可修行，我們怎能說自己沒時間修行？若不浪費任何時間、任何場合，時時就著當前情境來聯想並祝福眾生，怎會達不到不思議解脫呢？

我記得曾經有一位碩士生來請教我，他的碩士論文是別人指導的，

我不是他的指導老師。他來到弘誓學院已快到中午，傾談完畢，我請他留下來用餐，他說不用了，因為下午還要趕回去上班。這時候快要打板了，學院離車站有一段路程，當時天氣很熱，我說：「我開車送你去車站好了。」他在車上問我：「法師您那麼忙，有時間修行嗎？」我回答說：「我問你，你今天問我問題，我有沒有希望你回報我？我不是你的指導教授，我花那麼多的唇舌，對我沒有加分作用。你要回去，我開車送你，我如果留在學院裡舒舒服服用午齋多好，但是我願意陪著你，跟你一起曬太陽；我可以開口要學生來開車送你，可是我又不捨得，因為他們還沒有吃飯，所以我自己開車送你，讓你平安到車站。這不就是修行嗎？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相而修善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怎麼會認為我沒時間修行？我任何時間都在修行啊！」

《梵行品》的無著行內容很豐富，但演講時間已經快結束了，我不能耽誤大家的時間，因此只用以上這個故事作結，以此勉勵大家！我是一個凡夫，各位也是凡夫，我做不到，各位一定也做不到！期待大家一同入不思議解脫門，讓佛法在這世間，成為眾生真正的依歸。

謝謝大家！



轉載於台灣弘誓雙月刊
二〇一〇年十月第107期

第三晚講座問答（節錄）

昭慧法師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六日
解答於香港理工大學

問：《法華經》說聲聞人入涅槃是「醉三昧酒」，那是指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大乘和聲聞乘的涅槃觀？

答：我今天講到這裏，大家就應該知道「醉三昧酒」是指什麼了。大乘和聲聞乘的聖者同樣都體會到寂滅為樂，因此不貪不著，但是菩薩心量廣大故，其三昧不只用在觀照自己，更能夠用在觀照利益眾生的任何事物上。

問：「人間佛教」不會否定神通，但也不會著重它，但大乘經中有很多「神變」和「不思議境界」的描述，我們應如何看待或理解？

答：不要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宗教境界跟其他境界不同，你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因為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受到個人業力因緣的限制，我們未必能夠見到、聽到、觸及到那些境界，但是不必否認，人家的

因緣可能更為廣大，他緣對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境時，六根的接收器更好，他的回應六境時，六根的發報器也很強，因此可具足種種神變。我們這樣理解它就好了。凡夫的我們，先做凡夫的事情比較重要，不要滿天神佛，讓人看來只覺光怪陸離。

問：一般講「眾生緣慈」及「無緣大慈」是配搭為：凡夫——眾生緣慈，二乘——法緣慈，佛菩薩——無緣慈。阿羅漢的法緣慈不會只是看到「法有我無」吧？應是「法無實性」、也「無我」，這樣，「法緣慈」和「無緣慈」都是一樣，有何差別？請法師慈悲解說。謝謝！

答：從這個提問中可以看到，在座的聽眾佛學的程度很好。「法有我無」只是部派佛教一部分人的看法，並不是所有的部派都這樣認為。其實，從緣起正見來作觀照，當然應該是「法無實性」，如何會有「法」的自性可得呢？既然一切法都無實

性，色、心組合的五蘊當然也無實性，又哪來的「我」呢？當然就「**但見於法，不見有我**」。「見法」，不是見到法的實在性，而是見到法的空性。因此「但見於法」並不等於見到「法有」。

關於「**法緣慈**」和「**無緣慈**」的問題，為什麼有法緣慈？不要忘記，即使是解脫道的聖者，他們過去都可能有修習過慈無量心，無量心是可以修學的，但慈無量心未必得到法緣慈。慈無量心基本上是一種假想觀（勝解作意），觀想我的眼前有一個、兩個、三個……乃至無量眾生，我要把我的快樂散發到他們身上。「**法緣慈**」卻是就法的實相所作的真實作意。法緣慈的「法」，就是「**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的「法」。「**但見於法，不見於我**」，當然就沒有「我」梗在中間，來把自己與眾生的通路關掉，於是慈悲心還是會在「法」的觀照中，遇境逢緣而啟動的，這就是「**法緣慈**」。

而且他在觀見於法的過程中，既不見我，就不會為自己的處境而憂悲惱苦，法喜就會油然而生起。一個沒有喜樂的人，沒有能力散發慈悲心給別人。

修慈無量心，要先觀想自己非常快樂，才能夠啟動無量心的機制。相

對而言，一個人有「**但見於法**」的能力，就會獲得法喜，基本上他如果要慈憫眾生，是已具足了「**自己喜樂**」的能力，足以將喜樂擴及眾生，而這就是「**法緣慈**」。但是，如果心量不夠廣大，生命中沒有養成關心別人的習慣，那麼雖然「見法」，也未必就會習慣性地將這份法喜擴及眾生。這是「**如是因，如是果**」，因中未修菩薩行，要他急轉彎地在果地上轉入菩薩道，是很困難的。利生心行依然是慢慢培養出慣性，而成就「**菩薩種姓**」的。

「**無緣大慈**」，為什麼要用「大」來形容？因為它可以廣大，可以瞬間無條件地對任何眾生，生起純然利他的慈悲心。所以，要說聲聞與菩薩在法的觀照上、那種對空性、無我的體會，深度也許沒有差別，但是在廣度方面，當然是大有差別。這是我簡單的回答。

問：請問在日常生活中，怎樣修持「**轉凡成聖**」？請法師慈悲開示。阿彌陀佛！

答：我昨天已經講過，且不要說定與慧，光是戒——七聖戒，不殺盜淫、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這七種戒法，如果你是用自通之法而修，不是為了「我將來要得好果報」，那麼它就叫做七聖戒，會是轉

凡成聖的關鍵。所以，日常生活中當然可以修持轉凡成聖的法門，如我剛才講到的不思議解脫，不但是消極地有所不為——七聖戒，更要積極地有所為，對任何會遇的生命散發慈悲心，對任何會遇的生命給予離苦得樂的祝福，任何情境都想到眾生的離苦得樂，這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起修。

問：昭慧法師您說，佛教不是消極的宗教。假如學佛的出發點是希望脫離人生的困苦，不用再輪迴，這種出發點又是否消極而有問題呢？

答：佛教是深觀緣起而啟發智慧的宗教。既然一切現象來自因緣和合，那麼，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同一個模子做出來的，有些人的根性，就是要脫離輪迴痛苦的解脫道當作要務，這有什麼消極可言？他依然是有所成辦，而非消極無所作為。你祝福他就好了，為什麼認為他有問題？你才有問題呢！

問：我已八十高齡，只念地藏菩薩。我應如何修持？請法師指點。

答：這位老居士真是了不起，你能專注其心地念地藏菩薩，也已經很好了。當然也可請教其他大德，如何作四念處的觀照，相信這對你會很有幫助。念佛與念住兩者不是只能二選一的，你可以兼顧的。

問：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有分別嗎？

答：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當然有分別。無常是迅速生滅，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斷地改變；無我，是空間上的因緣聚合。但是無常與無我又是一體兩面，不能純然切割的。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為什麼不說成「諸行無我、諸法無常」？當然是有差別的。「行」是有為法，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生、因緣滅，生生滅滅不已。諸法無我的「法」，則包括了有為法，也包括無為法，有為法當然無常，可是無為法沒有造作，沒有生滅、沒有變遷，它哪來的無常呀？可是在無為法上，同樣也不可以生起自性見，所以「諸法無我」的「法」，是涵蓋有為法與無為法的。

在這個問題上，很抱歉，在此不是講佛法概論，必須就此打住了。

問：發願要有根據，請問怎樣才知道自己有否能力乘願再來？

答：你現在就可以知道你有沒有能力。你的心對眾生如果有熱切的情感，你就會有再來世間的願力。今生既然有了那個能量，怎可能死亡後就忽然消失？若以為如此，那叫作斷滅見。度眾生的願力，死後當然還是會在因緣具足時持續下去的。



唯識學的方法淺論

釋耀行

2010年11月6日～7日應香港妙華佛學會邀請，筆者前往該會做兩日佛學專題講座。之所以選擇「初期唯識思想概論」這個講題是因為：來聽講的學員大都是妙華佛學進修班的學員，通過三年進階班的學習，對佛法義理已有基本的認識，加之該班本學年開設的正好是唯識課程，有這樣的學思經歷為基礎，再聽唯識思想史，不但不會感覺艱澀、枯燥，而且有助於走出自我的思考盲點，超越宗派情見，瞭解唯識學在整體佛法座標中的定位。二來就筆者個人的學佛經歷而言，日常對於唯識學的研讀、講學也著力頗多，所幸在於得善知識之點撥、提攜，雖不能盡窺其堂奧，但也略具二三心得。以上是就著聽者與講者的因緣，令筆者選擇唯識學作為講座內容的原因。

再者，如果對於佛法義理沒有高度的好要之心，面對邏輯縝密、體系龐大的唯識經論，多數學佛者是望而卻步的。況且佛弟子研修唯識，也大多不是出於學問的興趣，所以筆者以

下回溯和探討的範圍也只限定為：佛弟子基於修持的理由學習唯識的體會。

唯識學派的產生與部派佛教的「說一切有部」有著甚深的淵源，其論學方式帶有濃厚的阿毗達摩風格，向來以思維縝密、艱澀難讀著稱。初學者如果沒有把握其思想要義，下手就在一經一論的解讀，很容易受困於龐大的名相體系，喪失學習的興趣。而有心向學者即便是熟記偈頌，也難知其學理形成的原因與背景。總而言之，要在短短的4個課時令聽者瞭解什麼是唯識學？就著時間與筆者的能力是無法做到的。因此將教學重點放在三個方面：

- 一、簡單歸納初期唯識學產生的學理背景，瞭解其源於根本佛教，承續部派佛教，吸納中觀思想的發展脈絡；
- 二、結合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令學員體悟唯識學不是純然的學問之學，它其實是佛弟子探索、解析流轉與還滅的生命之學；

三、培養學員後續研讀唯識學的興趣。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有效率的認識、瞭解唯識學，學習方法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當年修學唯識產生困頓的主要原因也在這裏。所以但凡時間允許都要在授課之初，對於該學門的研讀方法做一詳細介紹，從而令學員回去繼續自修時可以按圖索驥、有法可依。可是，同樣基於時間的關係，本次講座無法在方法論上做全面的分析，這是在教學上感到不圓滿的部分。好在講座結束後，《妙華會訊》的何翠萍居士向筆者邀稿，於是乘此機會補充這方面的不足，謹以此點滴學法心得來供養與會大眾。

理解各個「名相」 在不同經論中的定義

記得當年初學唯識，遵循傳統的學習方法：先熟記偈頌，再聽師長依文解析，而後通過學友間的輾轉「複講」加深記憶。「複講」也是驗證學習程度的手段，所講內容與師長所授相似度之多寡是衡量優劣的標準。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訓練強記的能力，對經論中的說法亦能一一道來，但是為什麼要提出這些問題？同一學派甚至同一論師早期所著的論典與後來的作品，為什麼有不同的說法？唯識思想產生的活水源頭在哪裡？這樣的問題意識但憑依經解意的學習方式是難以

產生的。不具足問題意識研讀經論往往人云亦云，即便發現有所差異，也無法了達是因為思想的前後轉變，反而容易站在宗派的立場想辦法巧為會通。

初學唯識最大的障礙是不知典籍中各個「名相」的定義。唯識學者在學派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對佛法的思考自有其特殊的見解，表現於經典的著述與詮釋就相應創立了不同的「名言」體系。例如：根本佛教的重要思想——「緣起」，在唯識學派早期的經典《解深密經》中就命名為「依他起」。從該經中可以看到，雖然解釋「依他起」的定義實質上等同於「緣起」，可是因為採用了不同的名稱，對初學者來說還是有待熟悉和瞭解的，因此很多老師要求學生根據字典背誦「名相」。但是，即便同樣在唯識學派的經論中，這些「名相」的定義也不盡然相同。同樣稱為「依他起」，在《解深密經》中的定義還是等同於「緣起」，到了無著所著的《攝大乘論》，就發展為與阿賴耶識聯結，有了「從自熏習種子所生，依他緣起故名依他起」的新意義。所以，看似相同的「名相」在不同時期形成的經論中，其實是有著不同的意涵。

那麼應該如何儘快熟悉這些「名相」所指為何呢？依筆者的經驗，即使背熟了字典的解釋，隨著時間的流

逝也會逐漸淡忘。要想牢記它的意義，除非你真正理解它的含義，就像認識一位朋友，你不只是需要記住他的名字就算熟悉了，凡是與他相關的外形、職業、性格等資訊也要瞭解，久而久知才能從陌生人變成熟人。所以要理解各種「名相」在不同經論中的意涵，才是幫助認識和記憶的方便。

從早期經論入手

唯識典籍卷帙龐大，歷代論師的註釋也多如星辰，初學者面對這些經論的文海往往不知所措。佛學院開設的唯識課程，初級班大都從《八識規矩頌》、《百法明門論》入門，進階到高階班才開始學《解深密經》、《唯識三十論》、《唯識二十論》等經論。這樣的學習次第不容易瞭解唯識思想發展的脈絡，經論之間也無法貫通彼此的差異與聯繫，造成思考的脫節，套用禪宗一句話，就是「功夫不能打成一片」。筆者當初也是受困於此。

後來開始接觸印順導師的著作，在導師的《妙雲集》中，專論唯識的是《唯識學探源》和《攝大乘論講記》這兩本書。但是讀過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部派佛教」的基礎，這兩本書是看不懂的，直到拜讀了昭慧法師著的《初期唯識思想》，才明白學習陷入迷宮的癥結點在於：以傳統

的「橫面解析」方式研讀唯識典籍，雖然可以瞭解某論師整理的某部論典的細節，但是無法以整體的眼光來審視、揀別——該經論之所以出現所表顯的思想內涵，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見樹不見林」的思維慣性。

所以先有「唯識思想史」的學習背景，再選擇善巧的研讀方法，從早期的經論入手，學習的次第反而是先《解深密經》（因為該經典的出現標誌著唯識學派的正式形成），再《攝大乘論》、《唯識三十論》、《唯識二十論》。後三部論典是無著與世親兩兄弟分別撰寫的，同樣是建構唯識思想體系的重要論典，但是思想已經發生轉變。印順導師總結為：《攝大乘論》是以「阿賴耶識」為中心的「一能變」思想，到了世親的《唯識三十論》形成「此能變唯三」的「三能變」思想。因此，循著思想演變的脈絡選擇經論閱讀的順序，對我們真正讀懂經典是有幫助的。

不能孤立的看待「唯識學派」

前面談到讀導師的《唯識學探源》，如果沒有「部派佛教」的基礎是看不懂的。其原因在於：但凡站在宗派的立場研讀唯識學，往往忽略它也是「佛法」中的一個有機體，其學派思想的醞釀產生離不開整體「佛法」的大環境。因此，想要深入的學習「唯識」，就必須對「根本佛教」、

「部派佛教」、「大乘三系」的思想有所認識和瞭解。

可是學「唯識」已經不容易了，要瞭解「部派佛教」就更是難之亦難。筆者當初就因為畏於「部派佛教」繁複的論義，想要避開直接學習「唯識」與「中觀」。可是思想的承續不能因你的不耐煩而做斷然的切割。當然，如果你僅僅是滿足於只瞭解唯識的幾個名相，還不足為慮。但是，想要進一步探詢「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思想源頭，就必須上推到部派佛教。加之許多唯識的根本論典都有破他宗、以立自宗的論述（包括中觀的論典也有這樣的特色），即所謂「摧邪顯正」。但如果你不瞭解對方的思想，又如何能做這樣的比對。正因為無法讀下去了才回頭補課，所以深深的認識到學養不足是無法從整體瞭解唯識學的。

另外，學「唯識」必須善於使用參考資料，除了研讀該學派重要的經論外，印順導師的書是不可不讀的。導師研究唯識的書籍既有《唯識學探源》、《攝大乘論講記》等專著，也有許多對唯識的精彩見解散見於他的其他著作中。導師論「唯識」，不是只談這一系的思想，而是通過上探「根本佛教」、「部派佛教」的脈絡，下承「大乘三系」的比對研究，從而清晰的呈現出「唯識學派」的特質。閱讀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在

入門階段就清楚的瞭解「唯識」思想的演繹路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讀初、中、後不同時期的典籍章疏，「唯識」學的輪廓就會了然於心。

但是，導師論「唯識」的著作主要針對的是已有「唯識」基礎的讀者。初學者要怎樣找到一本既囊括「唯識」思想要義，又能讀得懂的「唯識思想概論」呢？其實筆者在教學「唯識」課程時，尋找教材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好在後來拜讀了昭慧法師所著的《初期唯識思想》這本專著，本書不僅導正了筆者研習「唯識」的方向，而且成為後來教學「唯識」的必備教材。該書從研究方法的介紹到唯識思想形成過程的嚴謹論述，勾勒出學習「唯識」的完整路徑。因為是教學講記改寫成的著作，所以讀來有現場聽聞的親切感，從而令讀者產生進一步學習「唯識」的興趣。尤其可貴的是：法師論述「唯識」要義時，不廢「解行」，時時提醒讀者該學派存在指向的修行意義，以具體實例導正因觀念錯誤產生的修行偏差。綜上所論即是筆者選擇該書做為教材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撰寫是為了補充講座的内容，而筆者在學習的過程中，亦希望透過教學相長的方式增加個人的學養，因此謹將上述學法心得供養大眾，敬請方家不吝指教。

釋疑解惑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七日、十四日

黃家樹居士解答·洪真如筆錄·何翠萍整理

學員問：我正在讀佛學初班。請問學佛是否一定要跟一位師父學？

黃居士答：學佛，不一定可以找到師父指導，主要還是靠自己努力學習；多用點時間修讀正信道場所舉辦的基礎課程，而且不妨多修讀同類有系統、有等次的課程，務求打好基礎。不宜東聽一堂，西聽一課，雜亂無章的亂闖亂撞，以致拿捏不到佛法的重心，越學越煩惱。對佛法有了清楚的認識後，才會知道自己的根性應走哪一條路，例如說：唯識、中觀或有宗、空宗等。你要先知道若干義理，然後可以決定路向。那才可於法義上有所依靠，知道「唯此是真正歸依處」。

學員問：如果想歸依中觀派，那如何找合適的師父呢？

黃居士答：已過去的印順導師是學中觀的最好師父，可惜他已不在。我們唯有研習他遺下的著作，從中領受他的指導。不過，你要找有德有學的師父，也要找可以教導你禪修的老師。因為教導禪修是另一種本領，和一般講課不同。我們參閱一下《修習止觀坐禪法要》，有一章叫做「覺知魔事」，即知道有魔的存在，亦知道有一些人坐禪一段日子之後會有魔障

出現。每一個人都不同，但這些事情常會發生。那麼，有了魔事，應該如何解救呢？解救不了，怎麼辦呢？如果這些魔事常常黏附在心中，就會「惱亂於人，令失善法，起諸煩惱」了，那是很糟糕的事。那時真像中了邪一樣。有禪修經驗的師父，會知道在弟子遇到魔事的時候，應該如何處理。

學員問：我通常靜坐大約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初坐下來之時還覺得很恬靜；坐得愈久，雜念就愈湧現，想的都是平常日用所發生的事情。結果我的心便靜不下來，要起座處理那些事情，心才放得下。我應該如何做呢？

黃居士答：這沒什麼，是因為你日間的事情忙，你的心靈須要應對、付出的太多；而你花在靜坐或學佛的時間相對不足。無論什麼修為都要講熏陶，熏陶較少的一面，一定會給熏陶較多的一面所佔勝，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你可以做的，是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以改善這種情況。你可以檢討一下自己的生活，究竟著重點在哪裡，著意之處放在什麼地方，以及這樣的安排是否值得。又或者看看是否因為學佛的時間少，對佛法的通透程度不深，以致佛法不能在日常生

活中得到受用。

學員問：《阿含經》其中有講到守護根門及調伏內心，其實就著我們現在的環境來說，要守護是很難的。我們工作上有很多東西要籌備，以致內心經常在想東想西。現在經常看到香港人乘車時脾氣很差，給人指責一兩句便反應很大。黃校長，可否教導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守護根門？比如我聽說有些人在乘車時或休息時，經常念著一句話或一句經文，不知這種方法是否有效？

黃居士答：問題愈抽象，答案愈不一。如何守護根門，方法多不勝數。其實，守護的意思是不要犯戒。犯戒與否，也要看清楚是哪一類戒。比如說，我們在家人守五戒，如果我們要守護根門，真正成為五戒的佛弟子，是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做的。但是，亦不是說我們將受戒變成一種機械化的約束。如果用中觀的精神去持戒，很多時候，可以令我們持戒的時候，會有一種對應該事情而改變原來戒條的做法。這就是說，時代不同，戒條有時是須要修改的。例如戒條中沒有「不准吸煙」這一項，但在現今人煙稠密的社會中，吸煙會影響周遭人群的健康，佛教徒就應該自動自發守持不吸煙戒，否則便是犯過。簡單地說，持戒的精神是：我們不可以因為私利或私欲而故意犯下不應該犯的過失。

只要不犯過失，作事沒有一定的規限，你甚至可以罵人！這就是隨宜方便。從大乘佛教尤其是中觀的立場去看，只要符合義理，於眾生有益的事，行者都可以做，應該做，假若為了持戒而見死不救，那才真正是過失呢！

在日常生活上，如有人無意中碰痛了你，或者他一時疏忽傷害了你，你不應生起憤怒的心。但是，現實上亦有些人是故意違反規矩，故意損害別人，我們則應該用一種合適的方法，指出其錯失，令其知所悔改，以發揮佛法勸善規過的精神。如果我們不去做，反而是缺乏慈悲心。

我喜歡用中觀的精神去做事，但是，基本的五戒是如何的，我們也須知道；無須彈性協調的時候，我們便跟著規矩去做；有須要彈性處理的時候，我們便本著佛教的精神去做。佛教講緣起，對應「此時、此地、此人」來做事，這樣做事會好一點，起碼不會死守在戒條之下。

比如屋內有老鼠，就要驅除，不能像古人那樣「愛鼠常留飯」，因為現今社會不容許那樣做。你若每事都以古人的行為作準則，佛教徒便會給人鄙夷，持戒的精神便敗壞了。時代、社會環境不斷地變化，我們如果不順應時代的因緣，便很容易被人淘汰，說法得不到認同。別說要弘法，就連在社會上立足也不能。

試想想，你不殺老鼠，以致鄰居四周的老鼠不斷繁殖，細菌疾病滋生，牠們都是從你家中而來的，你就會人見人憎。所以，在我們家中的範圍之內，我們有責任防止蚊蟲鼠蟻肆虐，要注重衛生，維護大眾的健康。

同樣地，同事之間的相處，也是運用這種方式：如果是個人受到損害，或朋友之間的意見不同，那是可以寬恕對方的；但對於大眾的損害，則不能放任。依這個原則去做就對了。比如你現在與某甲不和，他只是針對你，並非懷有壞心腸，那麼，你應該寬恕他。但是如果他常常做出悖於公義的事，對整個團體造成破壞，你就要好像消滅鼠蟻一樣，對他的惡行作出正當的處理，把邪惡消滅。所以，不是說做了佛教徒就要對人姑息縱容，還以為自己是慈眉善目的菩薩。要是這樣，做佛教徒豈非變成了鄉愿？

平日空下來的時候念經文，可以去除妄念，這是四念處正智正念的修行，對守護根門的實踐是有效的，條件是你所選念的經文是內容精要而你又理解其義的。

學員問：請問如何調伏內心？

黃居士答：調伏，是六根接觸外境時，如果覺知它生起貪著，立刻制之令不起。比如耳朵喜歡聽音樂等，如果你要守護，關閉觸覺是沒有可能的，因為現在大街小巷都充塞著不同的資訊，要充耳不聞是不切實際

的。不比古代，糜爛的音樂歌聲，只要加以禁絕，就不會影響群眾。所以，孔子主張「放鄭聲」，因為「鄭聲淫」（見《論語》衛靈公篇）。「放」就是禁絕，「淫」是淫亂，鄭國的樂聲是糜爛的，所以不能讓民眾接觸它，以免惹起不良風氣，其作用就有如關閉根門一樣。

要說關閉根門，我們聽到靡靡之音時當然可以掩耳，急步離開。但是，在修行上說，這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走開只是一種逃避而已。他應該守護自己的內心，稍為平靜下來，讓內心有一思惟的空間，思惟自己平日學佛法最有感受的那部份，然後反觀自己是否已偏離了佛陀的教導，如果知道偏離了，就立即將念頭拉正過來；如果發覺沒有忘失正念，就繼續保持這正確的心念。做了這個反省的功夫，入耳的音聲便不能再攪擾他了，他就可任心而轉，雖在鬧市，也能善攝心法，不受外境影響。當然，這須先對法義有確當的認知，並且生起堅定的信仰，才可以做得到。

這個世間什麼毛病都有，如果要去將它們消除，是永遠都消除不了的。但我們要用調伏的方法，使自己不再受外境的影響而生起煩惱，這才是較為徹底的做法。我們要有見地，做細水長流的功夫，才可成就大功夫、大修行。當然也有一些短暫的、立刻見效的方法，但其實它們都屬於守護性質而已，並非能調伏。

正如很多寺院門外都種植羅漢松，它的生長很慢，需多年去長成，但長成以後，就能遮蔭，亦很美觀，非常有用。在羅漢松長成之前，寺院裡的住持通常已經往生了。這就是一種無私的遠見，是為了造福後人而做的長遠功夫，而不是短效的臨時措施。這就是大和尚們的胸襟和遠見。身為佛教徒，我們都應該培養這種德性，為了千秋百代的後人，而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得益。有了這種胸襟、德性，行者的煩惱也就容易調伏，甚至可消解於無形之中。依中觀見，煩惱本來便非實法，如果煩惱是有實性的法，誰又可斷煩惱呢！

學員問：除了靜坐之外，有沒有其他方法使妄念減少？

黃居士答：減少妄念的最基本方法就是去除我們的貪欲。當你的貪欲減少，你的妄念也會跟著減少。如果你不知道斷絕貪欲，而強行去消除妄念，妄念是除之不盡的，根本不會見效。妄念的源頭是因為人有貪欲，為什麼會有貪欲呢？是因為有「我」。原來，我們素來都對自己太重視。很多事情，我們都知道不應該做，結果為了「我」一時的高興，就任性的去做。人性就是這樣，或者為名，或者為利，或者為欲，再沒有其他的了。所以，我們要多了解自己屬於哪一種類的人，檢討自己為何總是在這些名利欲望上欲罷不能？如果你反思過這些問題，洞察到為名之欲望是可

笑的，辛苦一生只為博取那小小的虛名，是否值得呢？是否愚癡呢？在思想那裡得到解悟，你的貪欲便會減少，做出來的貪欲現行也隨而減少，妄念自然亦減少。

如果總是妄念紛飛，那麼，不修習止觀是不成的。但是，在生活裏，我們不是常常可以坐下來做禪修工夫。所以，我們平時應該先習慣多作觀想，觀察妄念從何而來？怎樣形成？它有沒有實質的存在呢？那麼，你就會發覺妄念無常不實，大都是由自己的顛倒執著而來，把執著的火降溫，人便自在一點，妄念也頓然減少了。常常觀想，內心就會趨於平靜，更清楚自己的顛倒情況而漸減執著，妄念也就不除自去了。

妄念和欲望都是很虛浮的，不外由眾多因緣所造成，沒有實質可言。因緣變化不定，妄念和欲望也因而隨時增減不定，從改善因緣著手，也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那些由自己做成的問題當然可以立即遏止或改善。如果問題是有待處理、有待解決的，就立刻去處理和解決。例如生了病，就要去找醫生，而不應只是求神拜佛或妄想不藥而愈，否則就不能解決生病的問題，而徒增病苦的煩惱。

不要以為這種道理人人都懂，有很多人生了病雖然懂得去找醫生，但是其他事情的處理，卻常常找錯

對象，不懂得用正確解決煩惱的方法，而使用了其他的旁門左道，變得愈做愈煩，不能自拔。

比如現在，不少人因為金融海嘯而經濟搞得一塌糊塗。其實，對於這個問題，正確的解決方法只是開源節流而已。若去找尋其他不當的方法，例如希望以其他的投資或投機方法，在短時間之內彌補所損失的金錢，很有可能令情況更差。這就是方法不正確所致。你應該暫時停止所有投資，先將日常生活開支處理好，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令賬目平衡下來，待經濟穩定後，再想投資的事情，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很多人就是因為不能接受投資失敗的事實，內心不能平靜下來作正確的抉擇，以致更令情況變壞。

找出問題的真正原因和正確解決方法，是調伏內心的最好辦法。佛法講因緣、因果，我們若能接受因果相應的道理，培養正確的見解去解決問題，自然能踏實做事，不妄求己利，妄念就會慢慢減少。

還有，大家禪修之時，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要做到「不怕念起，最怕覺遲」。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念頭很多，不用怕，念頭一生起時，只要立刻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內心如何會這樣想，「覺知」即生起，妄念就沒有停留的餘地，妄念就不會「老」；妄念老了就難處理。

另外，我們還要依據《阿含經》

所教：「此苦生時生，滅時滅。」這就是因緣觀：苦是會過去的，不須用太多精神和資源去處理。由於因緣的複雜和勢不可擋，有些問題連佛陀都不能解決。當果報成熟時，或是病，或是其他苦，我們唯有忍受它，看著它，不讓它對自己的損害增加。把損害減到最輕，這就是了。依經中的教導，就是不要中第二枝箭。

我們不要以為，學了佛法就什麼都能解決。就如我們去做善終的服務，即現在所說的「寧養」，我們沒有辦法解救病人的病，我們只是去調理他們的心境。認清了目標之後，就會覺得事情大有可為；若認識不清楚，就會以為做寧養服務沒有意思，為小孩和初生嬰兒做事才有意思，因為他們未來的日子還很漫長。這是太過功利的想法，不是做義工的應有態度。義工不應該講功利，而應該講究這件事對每一個個體本身是否最有利益，有利益就去做。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病人臨終的時候，身體痛苦，心境寂寞，那種惶恐、惱亂的情緒是很要命的。你能夠在這個時候幫助他化解內心的抑鬱、不平靜，讓他好好往生，功德是無量的！可以拯救一個人的心靈，免其受地獄那樣子的苦，你說是多大的功德！平時，你給他餵飯，這算不了什麼功德；臨終時的幫忙，令他心境平靜，無怨無悔而去，這才真正是功德呢！



玄奘法師

從翻譯事業說起

楊福儀

2010 年 10 月 17 日講於妙華佛學會

引言

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與妙華會友共結法緣。今天的講題是「**玄奘法師——從翻譯事業說起**」。這題目是今年五月時我在澳洲佛教慈濟基金會舉辦「**西域記風塵**」攝影展作了兩場專題演講的其中之一。另一個題目是「**從人格特質看玄奘法師的偉大**」，重點多放在法師的前半生事蹟上，法師在前半生用了十七年的時間西行求法、追求理想，在印度廣學經論，到學有所成，譽滿五印；而今天的講題，重點放在法師回中國後為佛教所做的一切。法師的後半生，積極投入翻譯事業、講經弘法、培育人才。法師是在公元 645 年正月歸國，只是籌備了三個多月，便開始他的翻譯事業，直到公元 664 年圓寂前一個月絕筆，有十九年的時間。我覺得在翻譯史上，玄奘法師與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法師，都是傑出的人物，雖然譯經風格有別，但兩位法師的成就同

為後代學者所肯定的。就玄奘法師而言，後代學者都一致公認法師在翻譯史上有輝煌的成就及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我想在座各位都會聽過唐代義淨法師寫過一首詩，描述取經的艱辛，其中幾句令我感受很深，「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遙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真是取經難，但是原來譯經又是一樣難。古德他們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是相當不容易的。今天我們有佛經看，是要感恩歷代譯經的高僧大德的辛勞，留下了寶貴的佛教文化遺產，成就後代人的道業，將佛陀的智慧流傳下來。

今日的講題，我分十個綱目來講：

1. 譯出的典籍及翻譯的情況
2. 譯經的地方
3. 譯場的組織
4. 玄奘新譯與前代舊譯的不同
5. 譯經法則——五不翻
6. 譯經風格與特色
7. 翻譯老子《道德經》的爭議

8. 重譯《金剛經》的緣起
9. 翻譯門下得意弟子——辯機法師被殺因由
10. 糝譯《成唯識論》引起的指責——事件始末

就前幾點來看，如果我們知道前代的翻譯情況是怎樣、舊譯和新譯不同的地方，以及玄奘法師的譯經風格和特色，就會了解為什麼法師在翻譯事業的成就是那麼大了。至於後幾點，是比較少些人注意到的，涉及譯經過程的困難及譯經引起的種種問題。玄奘法師因為糝譯《成唯識論》而竟然被後代人指責，為什麼呢？他的得意弟子辯機法師又為什麼被唐太宗腰斬？有沒有冤情在裏面？相信作為一個佛弟子，對這些歷史片斷，都會想有進一步的瞭解。

一 譯出的典籍及翻譯的情況

法師由印度帶回中國的梵文經論共有 657 部，主要包括大乘經 224 部、大乘論 192 部、小乘不同部派的經律論 178 部。又有因明論 36 部、聲論 13 部等。法師得到唐太宗和高宗的護持，成立譯經道場，十九年中譯出經論 75 部 1335 卷，約譯了十分之一，還有 582 部未譯出。但就翻譯的數量來看，已算是非常多了。由東漢至唐代，從事譯經的高僧為數不少，但真能稱得上為大翻譯家的，只有四位。大家知不知道哪四位大翻譯家？就是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玄奘法師譯出經論的數量，比起

羅什法師（公元 350-409 年，譯 384 卷）、真諦（公元 499-569 年，譯 278 卷和不空（公元 705-774 年，譯 101 卷）譯出的全部，還要多出六百卷左右。法師不只以量取勝，亦以質取勝。這是由於法師學力深厚，精通漢語和透徹理解梵語的緣故。

翻譯事業——分三階段

民國時期著名佛教學者呂澂先生將玄奘法師的翻譯分為三個階段：

- (1) 前六年（公元 645-650 年）——以翻譯《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同時譯出與此論學說有關的著作，如《顯揚聖教論》、《佛地經論》、《攝大乘論》。玄奘法師西行求法是為了《瑜伽師地論》，所以翻譯了這些論典，他最大的心願算已完成。
- (2) 中間的十年（公元 651-660 年）——以翻譯《俱舍論》為中心及其他與《俱舍論》有關的著作，如《發智論》、《六足論》以及對《俱舍論》有所批評的著作，如《顯宗論》、《順正理論》。
- (3) 最後四年（公元 660-664 年）——則以《大般若經》的翻譯為中心。在未開始翻譯 600 卷的《大般若經》之前，還翻譯了《成唯識論》。

前代的翻譯概況——大致上可以分三個時期：

- (1) 漢末至西晉（三世紀至四世紀初）最初到中國從事譯經的人有安世

高和支婁迦讖。安世高傳小乘佛教，支婁迦讖傳大乘佛教。這時期屬於私人佈教性質，沒有朝廷的支持，譯經地點不定，而且翻譯體例也不劃一。

- (2) **東晉二秦（四世紀至五世紀初）**
龜茲國人鳩摩羅什法師來中國大開譯經風氣，在長安逍遙園譯經，是國立譯場的開始，規模大，門下有出色的學生，如道生、僧肇等。法師兼通華文和梵文，又有優秀的助譯，所以譯文生動流暢，文筆優美。法師翻譯大乘空宗經論，自譯出《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後，開始了中國三論宗。
- (3) **南北朝至隋（五世紀至六世紀末）**
這時期是以翻譯有宗論典為主，如北魏菩提流支譯《十地論》，陳真諦譯《攝大乘論》。

總括來說，玄奘法師之前的翻譯情況是先小乘後大乘，然後大乘又由空宗至有宗。法師出家時，正是大乘有宗學說最流行的時間。

二 譯經的地方

在長安，玄奘法師的譯場先後有四，都是著名的皇家寺院，而以慈恩寺最有名及譯經時間最長。

- (1) 弘福寺四年（公元 645-649）
(2) 慈恩寺十年（公元 649-658）

- (3) 西明寺一年（公元 658）
(4) 玉華宮五年（公元 659-664）

三 譯場的組織

玄奘法師所組織的譯場，由於得到朝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規模龐大、分工嚴密，可以說是歷代以來最完善的譯場。其特點如下：

- (1) **參加人數眾多**——譯場每一個崗位，並不是只有一人，例如翻譯《瑜伽師地論》時，筆受有五人，證文有五人，證義有七人。
- (2) **分工細緻**——譯場分十組人
- A. 譯主——總負責人，宣述梵文
 - B. 證義——譯主助手，判斷譯文正確與否
 - C. 證文——核對梵文，定字有沒有錯
 - D. 書寫——寫出梵文音譯
 - E. 筆受——翻梵為漢
 - F. 綴文——按照漢文語法整理譯文
 - G. 參譯（證梵語）——校勘原文，並譯文再譯成梵文和原文核對
 - H. 刊定——刪冗長的文以定句義，使譯文精練
 - I. 潤文——對譯文潤飾
 - J. 梵唄——唱誦梵音，修正音韻
- (3) **網羅天下人才**——挑選出來的翻譯人才都是當時一流的高僧，有德有學。

四 玄奘新譯與前代舊譯的不同

後世的佛教學者，將玄奘法師以前的翻譯稱為舊譯，將法師及其以後的翻譯稱為新譯。舊譯以真諦和鳩摩羅什為代表；新譯以玄奘和義淨為代表。舊譯多是外國人，大部份不懂漢語，需要同中國僧人或居士合作，但是情況往往是懂得漢語的不曉得梵文，懂得梵文的又不懂漢語。有的過於強調直譯，使中國人難以理解。因此前期的翻譯問題很大。究竟意譯好，還是直譯好？

「文質」又如何看待？應該著重文還是質？什麼叫做「文」和「質」？

所謂「文」，是文彩、修飾，翻譯時在修辭上盡可能與漢文接近，令人容易接受。「質」是樸質，翻譯時忠於原本，用直譯的方法，與漢文就有一些距離，比較難讀，無法兼顧文彩。

在晉代，道安法師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出家人，但不懂梵文，只好提倡直譯。這種直譯的風氣，到了鳩摩羅什法師時便有了改變。在前代的翻譯家中，羅什法師是最出色的一個。他譯筆流暢，但始終是龜茲人，略懂漢語，未能提筆寫漢字，他譯的經論是他口述而由弟子筆錄的。法師門下有很優秀的人才，例如僧肇、僧叡等，漢文程度很高，文彩很美。舉例說：以前竺法護翻譯《正法華經》，有兩句譯成為「天見人，人見

天」，是不是太過「質」？僧叡對羅什說：「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感覺上很有文彩，羅什法師聽了很高興。從這句語的翻譯可以見到羅什法師的譯經風格。

在佛經翻譯史上，到玄奘法師時，可以說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他儒學底子深厚，文章寫得很好，又精通梵文，準確地表達出原文的意思。《續高僧傳》說：「可以意思獨斷，出語成章」，雖然有眾多的高僧大德助譯，但實際上能夠改動法師的語句甚少。他的譯風，既不是直譯，也不是意譯，而是融會了直譯和意譯的一種自由創新的風格，令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一個新高峰。玄奘法師的翻譯比較羅什法師的只求達意，可以說是直譯，但比起在他之後的義淨法師那樣刻意求工，又近乎意譯。梁啟超先生稱讚法師的翻譯為「意譯直譯，圓滿調和」。

五 譯經法則——五不翻

為了要求譯法劃一，法師定下翻譯經典時所共同遵守的五種法則：

- 第一：秘密故不翻，如陀羅尼
- 第二：含多義故不翻，如薄伽梵（即佛陀），有六義：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
- 第三：此方無故不翻，如閻浮提
- 第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

第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能產生善意的詞，只譯梵音效果更好。如梵音「般若」，聽了令人感到含意深刻，產生信念。如果譯作智慧，可能令人生起淺薄的感覺。

六 譯經風格與特色

在分析玄奘法師新譯與前代舊譯的不同時，都已經略略將法師譯經風格和特色提過。現在再分六點概括來說：

第一：法師創造了新的翻譯體裁，無論意譯或直譯，都能夠善巧調和，沒有缺失。

第二：法師是以虔誠信仰的態度來翻譯經典，忠實準確，能夠保持原文的形貌。

第三：譯經過程中，法師採取審慎、嚴謹和認真的態度。

第四：由於學力深厚，通達華梵兩種語文，法師翻譯時做到「手執梵本，口宣漢言」，而且「出語成章」。

第五：法師的翻譯是高質量、高水平。印度一位柏樂天教授指出法師翻譯質量高的原因是他能夠將原文讀熟、嚼爛，用適當的漢文表達出來。如果原文有隱晦、生硬的詞句，法師是會作適量的增減。

第六：以現在翻譯標準——信、雅、達來看，法師的翻譯是以信為本，兼有雅、達。

七 翻譯老子《道德經》的爭議

我們知道的是玄奘法師奉皇帝命令將老子五千字的《道德經》譯成梵文傳到印度。當時是在公元 647 年應東天竺童子王的要求而翻譯的。朝廷下令玄奘法師和兩位道士蔡晃和成英合作共譯。就玄奘法師的翻譯事業來說，《道德經》的梵文翻譯有溝通中印文化的重大意義，但在翻譯過程中，意想不到起了不少的爭議，是佛教和道教的爭議。是什麼呢？分三點來說：

(1) 以佛教義理解釋老子學說

道士蔡晃和成英想引用《中論》和《百論》的道理以及佛教的四諦和四果解釋《道德經》。但玄奘法師認為佛教和道教義理不同，是不能夠用佛家言詞貫通道教義理的。蔡晃指出以前僧肇著論，都常引用老莊學說。僧肇是鳩摩羅什法師門下一個出色的學生，寫《肇論》，很著名。即是說，佛教也有引用道教的學說，現在道教引用佛教義理，應該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在道士的立場，佛道可以不分家的。但是法師認為在僧肇的時代不同，是佛教初開，為了讓中國人理解佛教，引用老莊學說，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到了唐代，情況不

同，佛教經論豐富，義理精深，不會再引用了。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道家很想和佛教拉上關係，玄奘法師態度很強硬，堅持兩教義理根本不同。這爭論是著手翻譯《道德經》的前奏曲，結果是法師勝利，堅持不用佛理解釋道教。

(2) 「道」字的梵文翻譯

接著，另一個爭論又開始，是「道」字的翻譯。《道德經》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道」字是道教義理的核心和關鍵。玄奘法師用「末伽」（梵文 marga）來翻譯「道」字，而道士們要用「菩提」（梵文 bodhi）來翻。道士們說：以前都是稱「菩提」為「道」，沒有聽聞用「末伽」翻譯「道」字。成英還說：「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現在翻成「末伽」，根本是妄談，是不對的。

玄奘法師說這是傳聞錯誤。法師說：「佛陀」天語，唐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末伽」為道，全印度都是這樣公認的。如果你認為是妄談，請你問一問印度人士。這一場佛道的爭議，也是法師勝利了。

已故季羨林教授在他的《佛教學術論文集》也提到玄奘法師堅持譯「道」字為「末伽」是正確的。

(3) 譯不譯序問題

第三次的爭議是關於譯不譯序的問題。當五千字的正文譯完了，道士們說要翻譯《老子——河上公註》，原因是《道德經》很玄秘，沒有序註解，無法令人理解的。但玄奘法師堅決不翻，說河上公序實在驚人，強調養生成神，長生不死，相同於禽獸的淺術，如果翻譯了，大唐會被天竺取笑的。道士們沒有辦法，稟告朝廷中書馬周。馬周問玄奘法師：西域地方有沒有「道」好像老莊所說？玄奘法師說印度有九十六種「道」都是想超生的。其實，法師在印度時已經熟識九十六種哲學宗教的理論，他向馬周介紹各種哲學宗教，結果馬周也同意法師不翻譯《河上公註》。

由這些爭議，可以歸納幾點來補充說明：

I 儒家和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由外地傳入的宗教，彼此自有不同的學說主張。自漢代開始，他們之間會採用不同的適應與方法對待異說，有時調和、有時對抗，這是為了生存的緣故。

II 玄奘法師堅持不用佛教義理翻譯《道德經》，原因是要維護佛教的純潔性。

III 法師留學印度時，對九十六種外道哲學思想的偏差完全了解，認為他們以神我為本，最後是不能解脫生死的。

IV 嚴格來說，道家和道教的義理是有分別的。道教在後漢興起，打著老莊的旗號，教義不同，強調養生成神，長生不死。《老子——河上公註》的內容就是這樣。法師堅持不譯此註是這個原因，怕會被印度取笑。

八 重譯《金剛經》的緣起

在玄奘法師之前，《金剛經》已經有四個譯本——姚秦鳩摩羅什譯本、元魏菩提流支譯本、陳真諦譯本和隋達摩笈多譯本。其中最流行的是羅什法師的譯本，在公元 412 年譯出，一直到唐代也是一樣。唐太宗曾經就羅什的譯本問過玄奘法師，問他譯本完備不完備。玄奘法師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標題少了「能斷」二字

羅什譯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玄奘譯本：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二：須菩提向佛陀提問，少了「云何修行」一問

羅什譯本：

「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玄奘譯本：

「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攝伏其心？」

第三：經末說一切有為法性空幻有，少了三種譬喻

羅什譯本：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玄奘譯本：

「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

因此，唐太宗便令玄奘法師根據帶回的梵本重新翻譯。法師譯出後便直接呈給太宗看，太宗立即將新譯本發佈全國。按照常理來說，玄奘法師的《金剛經》是完備多了，加上太宗推崇它，應該受到重視，會取代羅什譯本，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羅什法師的譯本仍然受歡迎，地位沒有動搖。是什麼原因？

我們知道，玄奘法師對梵文的理解力強，漢文表達能力又優秀，而且翻譯的水準也高，為什麼他的《金剛經》譯本不及羅什譯本流行？如果作一個分析的話，是有幾點原因的。先說羅什的譯本。它是最先面世，有先入為主的優勢，能深入人心。其次是譯文簡潔流暢、文筆優美，用意譯的方式表達出來。況且全本《金剛經》是五千幾字，符合秦人好簡的原則。美中不足的地方只是有些少差漏而已。相對來說，玄奘譯本有九千多字，是所有譯本中篇幅最長和譯得詳盡的一本。玄奘法師的譯文文義明確，譯得忠實，保存了原文形貌，但也會有人認為玄奘法師譯得較為繁

瑣。兩個譯本的字數相差那麼多，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兩位法師所根據的譯本不同；

第二：譯經風格不同。

時至今天，都還是羅什法師的譯本較為流行，中國佛教徒還是以羅什法師的《金剛經》為課誦本。這樣看來，對我們來說，是不是玄奘法師的譯本便沒有用？並不是的。如果我們看羅什法師的《金剛經》，在文義方面有不明白的地方時，可以對讀玄奘法師的譯本，便容易明白了。我舉一個例子，羅什譯本說：「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有人誤會第一波羅蜜是布施波羅蜜，因為布施是六波羅蜜中的第一個。曾經有人寫注解時便錯了。

如果我們參考玄奘法師的譯本，便知道不對了。法師很清楚譯出：「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謂般若波羅蜜多——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即非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名最勝波羅蜜多。」

九 翻譯門下得意弟子——辯機法師被殺因由

大家知不知道辯機法師是誰？當玄奘法師在長安籌備成立譯經道場時，親自挑選國內最優秀的僧侶二十一人，辯機法師便是其中的一人。他是道岳法師的弟子，道岳法師是著名的《俱舍論》學者，正是名

師出高徒，辯機才華出眾，精通內外學。玄奘法師口述在印度十七年的見聞，指定由辯機法師負責記錄，撰寫了十二卷《大唐西域記》。隨著《大唐西域記》的流傳，辯機法師是撰寫人，自然為人認識。

一般的傳言，說辯機法師因為與唐太宗的第十七女兒高陽公主私通而被唐太宗腰斬。近代中國有一位著名歷史學者陳垣教授（1971年逝世），寫過一篇文章「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論及此事。他本身是天主教徒，但能夠引經據典，寫了一萬字的文章關於辯機法師，其中一個內容重點就是提到辯機的死是與高陽公主有關。他的資料來源是根據《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經陳垣教授考證後，大部份學者都接受這說法，並且公認這是事實。但是美國已故一位幻生法師反對這說法。他細心閱讀了陳垣教授的著作幾次，大多數不同意陳垣教授的考證，所以寫了「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讀後述感，提出他搜集的資料和得出的見解。幻生法師認為唐太宗殺辯機是有這一回事，但並不是如《新唐書》和《資治通鑑》所說與高陽公主私通有關。

在佛教的文獻中，沒有記載辯機法師被殺的事件，《舊唐書》也沒有記載此事。幻生法師從現存的佛教文獻資料上而做邏輯學上的推理分析研究，認為私通是不可能的。法師說如果他們二人私通，就辯機本人而言，是犯了出家人的根本大戒，令

整個佛教蒙羞。依僧制，要逐出僧團，被殺也是罪有應得。根據法師的分析，他們之間是清白的，高陽公主只是供養辯機法師一個金寶神枕，就令他含冤莫白。唐太宗為什麼要殺辯機？法師分析當時情況是唐太宗為了酬謝開國功臣房玄齡，封爵位給他的長子房遺直，並且將最寵愛的女兒高陽公主嫁給房玄齡的二兒子房遺愛。高陽公主自小刁蠻任性，恃著父親對她寵愛，竟然要她丈夫的兄長讓爵位給弟弟，形成家族的鬥爭。房遺直受不住弟婦的壓力，請求唐太宗準許他讓出爵位給弟弟。唐太宗認為女兒太胡鬧，對她的寵愛逐漸轉淡，父女之間構成一個心結。後來御史劾盜，太宗知道女兒送了一個金寶神枕給辯機便大做文章，將辯機殺害，目的是震懾和教訓女兒，表示自己的權威。後世的人記述此事時加上男女關係，使辯機含冤莫白。

可能有人認為，唐太宗建那麼多佛寺，護持佛教及資助譯經事業，怎會在沒有十足的事實證據便殺害辯機？其實，唐太宗並不是一個佛教徒，他在《舊唐書》卷 63 對大臣蕭瑀曾經真心剖白過，說「佛教，非意所遵」。只是因為自魏晉以來，佛教逐漸在民間生根，太宗是利用佛教做政治的棋子，來安定人心而已。

另外，幻生法師分析了很多疑點，說明私通是不可能的。有四點，握要的說：

第一：高陽公主對丈夫房遺愛一向

感情很好，事發當天，陪著丈夫外出狩獵，有眾多婢女在一起，但在「廬主之封地」與辯機法師私通。據《新唐書》記載，房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如此說來，房遺愛怎會容忍妻子與人私通？這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辯機法師在譯場譯經，過著嚴謹的集體生活，怎能私自離開譯場到「廬主之封地」與公主私通？而「廬主之封地」在什麼地方？佛教的文獻資料沒有這個地名；《新唐書》的資料來源令人感到困惑，陳垣教授也沒有考證該地名。

第三：只憑高陽公主供養辯機法師一個金寶神枕，不能視為私通的唯一證據。

第四：唐太宗死，高陽公主沒有哀容，陳垣教授認定這是與辯機法師被殺有關，而幻生法師覺得這完全是陳垣教授的自由心證而已。無哀容，是有其他原因的。

在這裏也不能詳細說明。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幻生法師這篇文章，刊載在他的《滄海文集選集》中。佛光山有一套叢書《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的第 127 冊，就是《滄海文集選集》，資料是可以查得到的。

就辯機法師這事件來說，我覺得

有點感慨，出家人如果真是與人私通，逐出僧團或被處死，是罪有應得，但是被人誣告的話，真是喪失性命事小，被誤傳失節事大。故此，我們看待一個歷史片斷時，最好先去掉情見，深入研究事件，才可得到比較客觀的判斷。在片面之間，大家會相信陳垣教授還是幻生法師的考證？還是保留存疑的態度，等待日後深入研究，自然會有自己的判斷。

十 糝譯《成唯識論》引起的指責——事件始末

《成唯識論》是玄奘法師圓寂前四年在玉華宮譯出的論著，解釋世親菩薩的《唯識三十論》。世親菩薩寫了《唯識三十論》的偈頌後，來不及寫長行，便逝世了。後人為這部論作注釋，於是便有十師釋本。十位論師是護法、安慧、親勝、難陀、德慧、淨月、火辨、勝友、最勝子和智月。

當玄奘法師著手翻譯《成唯識論》時，他接納窺基法師的意見，用糝譯的方法來翻譯。一般來說，翻譯佛經的方式有兩種：「全譯」和「節譯」。「全譯」是順著原典的內容，逐字翻譯。「節譯」是將原典裡的一些章句或綱要翻譯，而《成唯識論》是採取另外一種方式——糝譯。糝譯的意思是說經過歸類整理後再加以抉擇。窺基法師建議用糝譯的方法，是因為十師釋本，各家異說分歧，令人有莫所適從的困難。玄奘法師於是經

過整理，羅列諸家學說，並以護法的思想為究竟義。但是後代學者對這部論的譯出產生了不少的質疑，並指責玄奘法師和窺基法師，說他們師徒二人合謀，私心用事，獨尊護法的思想。各種的指責和質疑，我根據昭慧法師的分析歸納幾個重點來說：

第一：為了尊崇護法的學說，沒有逐一將九師的譯本譯出，目的是打壓其他九個論師的意見，令後世的人沒有機會看到其他九師的學說。

第二：將九師論本燒毀，或將它們放在石棺裏埋在地下。

第三：初譯《成唯識論》時，玄奘法師有四個助手，窺基擔任筆受，其他三位神昉、嘉尚和普光分別擔任潤飾、執筆和檢文的工作。在《宋高僧傳》卷四說玄奘法師遣退其他三人，獨自委任窺基一人，特別寵愛他。

玄奘法師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公正，為了尊崇護法的唯識學說，而打壓其他呢？我介紹大家看昭慧法師兩本書：《如是我思》和《初期唯識思想》。《如是我思》中有一篇文章「成唯識論譯史抉擇談」；而《初期唯識思想》有一章節「成唯識論及其翻譯」，有很清楚的分析。昭慧法師指出所有指責是不切實際和想當然而已。法師所說合情合理，還了玄奘法師一個清白。

我簡單複述法師的重點。有關第一點的指責，法師認為糝譯《成唯識論》是為了便利後學的人，不會因為十家註釋繁複而沒有能力自行抉擇。事實上，玄奘法師是有將各家學說羅列出來，而以護法學說為究竟義。昭慧法師分析，如果玄奘法師真的有打壓九師獨尊護法的私心，他可以不用從印度帶十師釋本回中國，或者回國後不翻譯九家學說，又或者在印度就早將九師的論釋毀滅，中國便無人知曉了。指責的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二點的指責，燒毀九師的梵文論本或埋在地下，法師說依常理來看，千辛萬苦從外地取回梵本，是國家的瑰寶，存放在大慈恩寺中，並由官方加以保護。後來天寶年間，由於戰事的原故，兵荒馬亂，寺院無人看管，梵本可能便流失了。還有，唐武宗滅佛，燒佛像，毀寺院，逼僧尼還俗，焚燒典籍。找不到梵本，就認定是玄奘法師燒毀它們，或埋掉它們，這是不公平的。

第三點的指責，法師認為《宋高僧傳》記載「遣退三師，單獨委任窺基一人，是虛構的」。唐朝相關的文獻沒有提及到。況且，譯《成唯識論》四人分工合作，已經不容易了，有什麼理由將四份不同的工作加在窺基一人的身上？另外，遣退三人，代表對他們三人不信任。事實上，三人自始至終都在玉華宮從事《大般若經》的翻譯工作的。

總 結

以上十點，都是就玄奘法師的翻譯事業以及翻譯過程中所引申的種種問題來說的。總括而言，玄奘法師是歷代翻譯家之中，成績最顯著的一位法師。法師有雄厚的實力，他的翻譯事業很有系統、有計劃、有方法、有水準，在歷史上評價相當高。他畢生的時間、精力、心血都投入佛教。為了弘揚佛法，續佛慧命，作出身心的奉獻。但願我們後世的人能夠真真正正體會法師的苦心，以及發揚法師偉大的精神。



參考資料：

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慧立本 彥悰箋
2.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
唐冥詳撰
3. 續高僧傳 卷四
唐道宣撰
4.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玄奘大師研究
張曼濤編
5. 大唐西域記校注
季羨林等校注
6. 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
季羨林
7. 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五）
呂澂
8. 初期唯識思想
昭慧法師
9. 玄奘研究文集
黃心川 葛黔君主編
10. 大唐玄奘三藏傳史的彙編
光中法師編
11. 玄奘哲學研究
田光烈著
12. 如是我思
昭慧法師
13. 滄海文集選集
幻生法師

探訪原始佛教聖地—— 記斯里蘭卡之旅

轉載於第 221 期明覺
圖、文：陳慧儀 (Carrie Chan)

我的心總是難以安靜。這次一行二十九人到斯里蘭卡之旅，在參與組織安排的過程中，我生怕這個做不好、那個會否出問題（應該是信心不足吧）；在「忙亂」中，未能好好觀照自己，未能安住自己的心，而此行就是一個洗滌心靈、教人觀心的奇妙歷程！



斯里蘭卡之旅大合照。

此行的緣起是為了探訪我們的老師——於港大任教巴利文的 Ven. Professor K. Anuruddha，大部分團友皆是他的學生，包括筆者在內；當然，也不忘藉此瞭解這個滿載佛教歷史文化的國家。

甫到達哥倫坡 (Colombo) 機場便有三名團友遺失了行李。在相當於香港時間凌晨一時多的時候，拖著疲乏的身軀，首次經歷這種場面的我，內心不期然產生不安的感覺，想到遺失行李的同學們一定很焦急了。但他們的安靜不單釋了我的疑慮，更使我明白日常修持的重要——若境界來了，心不動搖，煩惱自然減

少。想不到在第一個「景點」便獲得一個很好的修習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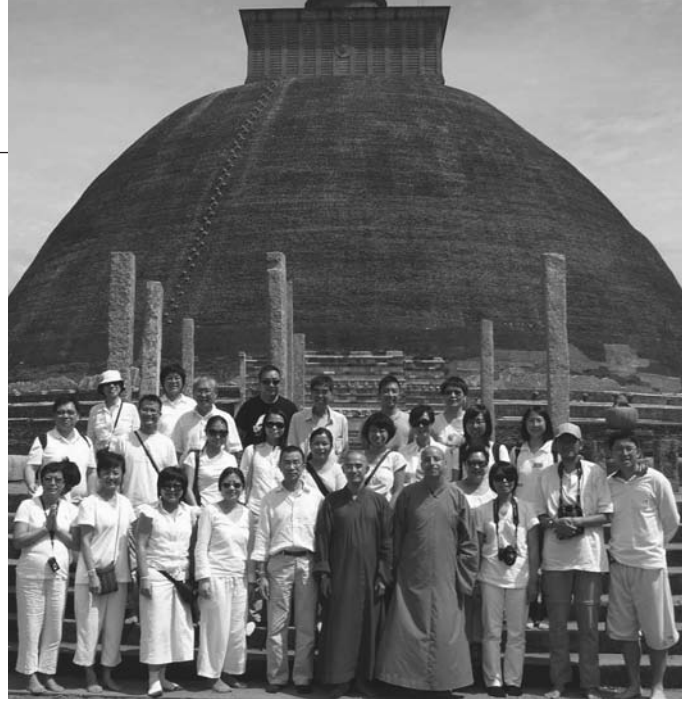
在當地導遊（法師的弟子）和 Maggie 團友的細心安排下，我們翌日懷著期待的心情前往 Sati Buddhist Centre 探望 Bhante (巴利文，即法師，這裡指 Professor Anuruddha)。Bhante 站在二樓平台向我們微笑，望著 Bhante 的面容，那種久違而熟悉的溫暖感覺又出現了。每次見到 Bhante 都有一種莫名的喜悅，他那無憂、知足與快樂的神態，能喚醒人的赤子之心，讓人無牽無掛。Bhante 帶領他的一名學生（出家人）

為我們誦讀巴利文經。雖然我不是
很理解經文內容，但也感到平安。
參觀 Bhante 建立的佛法中心，享用
他為我們準備的茶點，跟他合照等
等，都是很難忘的點滴。

其後，我們北上向著
Anuradhapura 進發。Anuradhapura 是
著名的佛教聖地，很受遊客歡迎。
參觀的第一個佛教景點是 Jetavana
Stupa；Stupa 是塔的意思。相比在中
國內地所見的塔，斯里蘭卡的佛塔真
是又圓又大，加上在塔邊安裝了射
燈，整座塔晚上就好像會發光的龐然
大物！我們都被這個殊勝的情景深深
的吸引著，實在是太美了！這是我人
生中第一次夜遊佛塔呢！住持法師接
待我們，除了為我們唱誦經文，還送
上熱茶及很像黑糖的棕櫚樹糖，很有
地方特色。我被委以重任，向法師呈
上大家的供養；戰戰兢兢的我表達得
結結巴巴的，真的不好意思！

第三天，我們首先到 Mahavihara
(亦即 Great Monastery，大寺院的意思)。
在這裡再次得到住持法師的祝福，
兩位同行的衍德法師及法星法師代
表我們及眾生到 Sri Maha Bodhi
(大菩提樹)下獻花禮拜。

當天中午，又回到 Jetavana。為
什麼？這是導遊精心設計的特別節
目。她跟 Maggie 訂製了五百支佛教
旗，好讓大家一起把佛教旗圍繞佛



Jetavana 佛塔非常宏大

塔一周。我原以為這是一件很簡單
的事，大家的智慧具足，事情又不
是很複雜，應該很快可以完成。但
Jetavana Stupa 實在是太大了：當團
友拿著若干旗幟分頭四散，很難瞭解
彼此情況，加上風勢頗大，旗幟不時
移位，甚至給吹攏到一角；一時之
間，事情好像膠著了。幸好，有團友
自發當統籌，在一番努力下，總算完
成了行動。這也讓我們再一次體會
人與人之間是需要溝通和無私合作
的。

第四天，世事無常，原本安排
的行程有變。導遊建議我們改變計
劃，從而看到更多佛教遺跡。經過討
論(和內心的掙扎——錯過另一個本
來應該到的景點)之後，大家決定隨
喜到 Polonnaruwa 去。

Polonnaruwa 位於斯里蘭卡的東
部，是古時政治與宗教中心。在那

裡，我們見到不少寺院的遺跡，並參觀多組大型佛像石雕。在臥佛像前，我們做禪坐練習。不知是因為那殊勝的環境，還是因為大家一同修習的緣故，雖然只是坐了五至十分鐘，內心清明而喜悅的感覺卻油然而生。

離開 Polonnaruwa 之後，我們便前往位於中部的 Kandalama Lake 地區。這個地方實在令人難忘。我們到達酒店時已入夜，無法一窺它的全貌，只知這個依山而建的酒店極具大自然的風味。淋浴間及洗手間的外牆均用玻璃建做，有團友早上淋浴時更和猴子相互對望呢！可惜逗留的時間實在太短，來不及湖邊漫步及飽覽風景，便要離開了。在車子開出不到二十分鐘左右，有團友發現自己不小心把內有財物的小背包遺留在酒店門前。坦白說，我一方面期望團友可以尋回小背包，另一方面估計財物可能早已給人撿去了（在香港生活，有這種想法是很平常的！）。驚喜的是，導遊致電回酒店後竟跟我們說，有職員拾了小背包並正等待著我們去取回，斯里蘭卡民風之純樸可見一斑！

由 Kandalama Lake 到 Kandy，沿途風景皆好。Kandy 的首站是 The Temple of the Tooth (意即佛牙寺)，內裡擠滿信眾，尤其是很多媽媽帶著剛出生的嬰孩來禮拜。原來，這是當

地的宗教文化特色。導遊又一次帶給我們難忘的體驗——親近佛牙舍利！在 Kandy 湖邊的書店，原來有很多佛學書，令大家非常雀躍，選購了不少，有同學更要用箱子裝載，我也買了不下十多本呢！

不知不覺，已到旅程的尾聲。由中部的 Kandy 到 Ahungalle 約需六個小時的車程，Ahungalle 位於斯里蘭卡的西南部，臨近海邊。海岸線連綿不絕，濤聲回盪，早上在海邊漫步或是靜坐禪修，心靈份外澄明。在 Ahungalle，我們參觀了海龜養殖場，小海龜非常趣致可愛，其中亦有被船隻弄傷的海龜。該處曾受海嘯破壞，海龜養殖場除了宣揚保護海洋及生物的信息外，更協助籌募經費重建災區。

下午回程到哥倫坡，最後一站是 Kelaniya Temple。夜遊寺院，但覺清涼。寺內佛像建築繁多，但由於趕半夜的航機，大家只好快快的走一圈，向住持禮拜後便離開。

雖然我們學習要放下，不要有所執著，但此行的所見、所聞及所感，令我常常細意回味。我相信是因為斯里蘭卡的純樸簡單，能提示我要找回自己的初心，懂得感恩知足吧！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讀《雨花台石》 論般若與大悲

洪真如

昨晚閒著無事，走到公共圖書館隨手黏來一本倪匡的《雨花台石》，這是一個悲壯的故事，引起我的深思。現將故事簡短介紹：

話說衛斯理年少時候，認識一位在金山寺長大的好友徐月淨，更與他一同到金山各寺遊玩。因他自金山長大，個性又非常乖巧善良，這小朋友便有了綽號「和尚兒子」。和尚兒子知道衛斯理好奇心強，於是帶他認識智空法師。智空法師是個有著許多奇奇怪怪事情的和尚，他的房間中放置了各式各樣的奇趣擺設，但各種擺設都不能引起衛斯理的興趣。月淨急了，問智空法師：「您那雨花台石呢？」法師聽言，本來和藹可親的他突然臉色大變，竟連忙送客。

衛斯理知道「雨花台石」一定不是尋常東西，於是出盡辦法要徐月淨供出雨花台石的來歷。和尚兒子拗不過他，只好說出，有一天他沒有敲門便衝進智空和尚的房間，無意之下竟看見和尚手上正捧一塊「活」的石頭研究。石面透明，清楚可見裡面有兩種幼絲，一紅一白，在裡面互相打架，糾纏不清，忽而紅的攻勢大

利，倏地白絲卻反撲回去，令紅隊敗下陣來。智空和尚大斥月淨突然進房太沒禮貌，並聲稱如果將石頭一事說出，必大大教訓他一頓云云。

衛斯理聽後心頭大癢，決定該晚立即潛入智空和尚的房中，把雨花台石盜取，好好研究一番。和尚兒子大驚，卻怎麼也勸阻不了他；擔心其不熟識路會出事，唯有深夜隨了他去。事成後第二天，和尚便趕到月淨的家中探望其父，暗中討回雨花台石。衛斯理調皮孩子氣，鼓氣向智空說道：「我要把這件事向所有人說，好讓大家也追著你來研究一番！」智空一話不說，轉身遠去。

豈料一別數十年，智空和尚為了衛斯理的氣話，嚇得連夜離開金山寺，再也沒有回來。石子的重要性，比金山的老住所顯然更為重要。衛斯理為此深感愧疚，每見有和尚出現，都想起在寒風中趕路離開金山寺的這位慈祥老法師。一次在山中散步竟遇上一個熟悉的背影，趕上前一看，卻不是智空法師。這位出家人同樣是和顏悅色，像是能吐心事一樣，而且口音正是淮揚一帶（金

山寺所處地)的口音。衛斯理內心一熱，就跟這陌生法師說出對智空和尚的掛念及悔改，並囑咐和尚，若得到智空的消息，請盡快告訴他。緣份巧合，這位師父竟是從金山寺而來，並認識智空新收的出家徒兒。於是，數十年來隔了萬水千山，他們終於再聚。

相逢有如當初，智空和尚對衛斯理一點怨恨也沒有，只言當時衛斯理太年青，不能將雨花台石的事情弄清楚，以致可能會發生很多危險的意外。如今衛斯理已經長大成熟，並且得知其是一名出色的奇事研究員；而雨花台石的餘下日子也不長了，於是便將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衛斯理。

這雨花台石，原來有兩塊，是在智空和尚與一位高僧一起散步時拾獲的。與智空法師的那一塊一樣，兩塊石頭都擠著許多在蠕蠕而動的細絲，一紅一白，但高僧的那一塊卻有一個大的紅斑點在石的中間。紅斑點的周圍伸展著許多細絲，似乎是紅色的細絲力量已經集中起來一樣。兩位出家人見此奇石，就在高僧的住所詳談古今，一直談到深夜。看此兩塊石頭的爭鬥，就像看著人類戰火不斷的歷史一般。在那天晚上，智空已想告辭了，那位高僧將他的那塊石頭，湊近燭火仔細地看看。當燭火碰到那塊石頭上的紅色斑點時，那斑點突然破了！

高僧一聲慘叫，只見許多紅絲白絲在石頭湧出，衝破高僧的雙手，像是進入了他的體內。高僧面部痛苦地歪曲，喝令智空和尚立刻離去。智空不明其意，依言已行，走得十數步遠回眸一看，門窗中全有濃煙冒了出來；原來那高僧竟然堆起了房中的各種雜物，然後將火種燃燒起來，自己坐在雜物堆之中自焚！智空直奔回著了火的房中，睹見那和尚已經不成人形：身上、面上佈滿了紅色、白色的細絲，而有一大半已進入了他的皮膚，還有一半，正在竭力向內擠。他卻大聲喊道：「智空，將那塊石頭埋起來，他們是妖孽！妖孽！」

高僧已亡，而智空對高僧此番說話仍不甚明白。此時此刻，石頭的紅絲已經聚集起來了，過往的大悲劇恐怕將要重演。智空對石頭研究了幾十年，推論出這石頭內的紅白細絲是有思想的，當它們接觸到人體的時候，他們的思想便會藉著直接的接觸，而傳達到被接觸者的身上。回想當時，那位高僧必是已知道了他們是什麼，所以才立時作了那麼可怕的決定。智空法師卻覺得，非要自己探討出一個所以然來，親身體驗這些生命的思想是如何。現在他有了準備，情形就不同；當那些細絲進入他的皮膚之際，他可以從容地將他知道的事講出來，由其弟子及衛斯理二人記錄下來，到了不可控制的時候，再立時自焚。

衛斯理聽後大驚，為免智空師父面臨絕境，在智空還在談話之際，把桌上的雨花台石倏忽拿去了，然後立刻離開！在門前丟下了一句話：「我不會「以身試石」，但我會把石頭拿去最先進的化驗所研究！」

衛斯理飛也似的聯絡了美國明尼蘇達州一所最先進的實驗室，並親身把雨花台石送過去。然而這塊奇異的石頭卻受到一位黑人海關檢查人員班納的阻礙，要將其送往高科技檢查室佛德烈少將那裡，看看是否跟先進間諜科技有關。幸而佛德烈少將是衛斯理的好友，衛斯理再不擔心檢查受阻；計無可施之下，只好千吩萬咐班納別碰那石，更不能讓它接近高溫，便回到旅館休息。

怎料，佛德烈少將深夜趕往衛斯理的旅店房中，說黑人海關班納連那塊石頭，一起失蹤了！據其他同事說，班納拿著石頭神思不屬地走向儲存室，竟撞在一位同事身上，再撞瀉了咖啡，也沒有道歉；進室後就失去踪影。兩人非常擔心，於是調動了最高級的調查人員，查出班納的行蹤。兩人連夜不斷追趕，原來班納回老家去了。兩人抵達時，班納的房門已經被衝破，在班納家中的書桌上，躺著那塊石頭；乍看之下，不得了，石頭已經失去了所有半紅半白的細絲，變成一顆最普通不過的灰色石頭。紅絲和白絲都已全然離去，可知石頭已經被高溫打開了！經班納的母

親引導下，終於在他家後山的一個廢煤礦坑中，傳出了班納的聲音：「別再向前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們別再向前來，由得我一個人在這裡！出去！」

在深入的礦坑道中他們找不到班納的所在，只聽得他喘息著說，從石頭在他手上開始，便感覺到一種思想力量在他體內起了作用，喚他將石頭放到火種附近。他經不住思想的誘惑，便按照這種想法去做；終於，石頭爆破了，紅絲白絲全湧進入了他的體內。原來，紅白絲是對立的兩方生物，他們攻占了斑納的身體，更要消滅他的思想，指揮他的行動。現在，他們的所有思想，斑納都能了然。他們湧進斑納體內高聲歡呼，像是一支上萬人的軍隊湧入了被他們攻克的城市一樣，有的在叫喚：「這裡適合我們居住！比我們逃難住的臨時地方好得多了！」更有的在歡呼：「我們可以利用他來做任何事！」而且，斑納從他們的思想中得知，他們怕的是八百度的高溫，因為這就可以徹底消滅他們了。

這時，斑納愈來愈語無倫次，他的思想正不斷地受著那些紅白絲生物的干擾；漸漸的，他好像敗下陣來，說話者已變成是紅白絲的說話內容了。斑納開始感到他們的思想已經佔據了自己，自己此刻是來自遙遠星球的生命，因為星球的災難而臨時擠進逃難工具裡逃走，但卻被困在這逃

生機器上不能出來。在這危急存亡之際，響起班納痛苦的叫聲：「出去，你們快出去，我要毀滅他們，不會讓他們蔓延整個地球！」衛斯理兩人只得退出去再作打算，走了十幾步，便聽得班納大叫：「快走，這裡就要爆炸了。」還未奔到礦坑口，已經聽到礦坑之中傳來了轟地一聲巨響，濃煙在後面湧過來！

衛斯理及佛德烈少將逃到安全之地，爆炸聲仍不斷傳來，看著這片焦灼敗壞的土地，心中的感動不言而喻。班納這位平凡的海關檢查員，卻和那位高僧一樣，終於引火焚毀了自己，消滅那不知來自何處的妖邪生物，保衛了地球，同時也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故事完了，但餘悸猶存。誠然，在現實上，邪惡和正義的人物並不那麼清楚地可見。哪有人如雨花台石中的外星生物一樣，生下來即只有惡毒而沒有一點的善意？很多時候，人亦善亦惡，有貪念也有對善的感動。但是，最後作出決定的，只是那一線之間。第一位受雨花台石生命所攻佔的那位高僧，對於死亡並不恐懼，要是個人的一死可以令妖魔消滅，保存許多的生命，他是在所不辭的。所以在雨花台石爆開後不到一分鐘，高僧已經決定引火自焚。同樣，智空法師面對這塊雨花台石數十年，裡面傳出的思想已經不只一次誘惑他把石頭放近火種，亦不只一次告訴他紅白二絲會

令人更有奇妙力量，然而智空法師卻不為所動；他更以無畏的精神，邀請其弟子及衛斯理一起見證他「以身試石」，希望以自己的死亡讓真理得以呈現，同時希望保證這塊石頭的妖魔不會出來作惡，而情願在他知道的景況下，與妖魔一同在火中逝去。這都是出家人無私無我的作風，是對生死豁達的真性真情表現。

然而，那黑人海關班納卻有點不同了：他受到雨花台石的思想所牽動，紅白二絲還未湧出，他已被石頭裡的生命所誘騙。為了得到比一般人更強的力量，他最後禁不住仍把石頭以火種爆開。這是愚者缺乏生命的方向，受貪欲所制約而顯現的生命形態；事實上，他是不自由的。然而，這位亦善亦惡的凡夫眾生，在被群魔攻佔之後，神志不清之際，毅然下定決心，要和眾魔同歸於盡，不讓他們為害地球各種生命。因此向衛斯理他們說明了自己的經歷後，便引爆煤礦場。這種愚者之善，正正說明了人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仍可以「回頭是岸」，只要喚起那善的感覺，生命便會有一份正義的力量。

這是覺醒，亦是生命堂正之氣。儒者之所以說天理、本心，佛家言同體大悲，是因為這種道德的呈現再沒有一個推理的原因在，它是最本然地存在的、呈現的。所謂法爾如此，再問為什麼諸法實相就是如此，這卻是本來如此而已。從般若智的實相，推

出大悲的必然性；般若法性既是法自常爾（引華嚴經語）的實相如相，則大悲本來就是必然的。是以，聖賢之士永遠不會說，我做這善行，是因為我想達到如何如何的境地，或取得什麼成果。或者說，我之所以要成為善良的人，是因為善良的人是社會所認同，或是善良的人會更加快樂，所以為了離苦得樂，我們要做善行等等。許多似是道德的理由的說法，拆解之下，便將了悟此等人對於道德皆未能有真實的認識。道德如如地呈現，此刻便是如此；我感到這種道德的生命實踐便是最高尚的價值追求，便是如此而已。如果再問：為什麼道德的生命是最高的價值？有沒有客觀的證明？賢者聽之，只會一笑。

謙虛地說，這是知天命，真實地說，是看見了本心本然。生命就是這樣，生命再不是為了什麼。到了這種價值的呈現，我們才能真正放下生命本身，去成全價值。正如故事中那高僧，正如智空法師和斑納，他們都找到了，所以他們最終都能輕鬆地捨生取義。「為了什麼」這種問題，一直問下去永不能有一個終結，因為我們總是以為人做每一件事一定有一理由。說到最終的意義，我們卻只能說意義就是這樣地呈現了，再沒有為什麼。一切善事，並在順性之中完成。善之所以是善，乃至價值之評判，都只是如此而已。

我認為，修行並不只是為了令自

己離苦得樂。這種說法看起來很駭人，但是，真正的菩薩道行者，何嘗不是如此。菩薩願生生世世回到這充滿苦痛的世界，在萬千浮沈之中，心力交瘁，時而忘失，時而覺醒，在自身日漸成長起來的同時，亦與千萬眾生一同日漸成長，互相幫助。回過頭來，誰都可以成為菩薩，只是我們暫時忘記了而已。當我們再不會為一己之苦而嗟嘆，當我們深深感到幫助眾生就是我們的本份時，自身的煩惱、生活的瑣事雖仍然存在，但它們原來就是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修行人再也不因為這些不圓滿而苦惱。有了這一份了悟，生命便無不在成長之中；往後的軌跡便自然充實起來，自然不取亦不捨，是從對生命本然的確定而帶出的安穩。菩薩在自身病痛之時，仍不忘其濟世事務，一心希望來世再回來繼續這項工作。病痛，他已忘了；輪迴之苦，他亦忘了；雖然病痛仍在，生死不斷，但是，這何嘗不是一種解脫？生生世世便是如此，又有何妨？菩薩不是為了離苦得樂，此話不差。若果了悟生命本該如此，安身立命之處便不再是個人的離苦得樂了。再問為什麼這就是人的本份？在不能討論之處，就讓我們往內心深處去找尋、去承擔那本然吧。

有一個哲學問題恒常地被熱切討論，即緣起性空與道德之開展有否必然的關係。由於這點，才引起了大小乘之分歧。這個問題的問法，在根源

上已經把道德看偏了。在《金剛經》中，修行者被歌利王截肢解，心中沒有一絲憤恨，這是因為能見五蘊皆空；再看《般若經》如何從一切不可得，推出六波羅蜜的必然：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性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益為眾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須菩提：以一切法、性無有故，菩薩為眾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諸有得有著者，難可解脫。

…無所得即是道，即是果，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性不壞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欲足檀波羅蜜，檀波羅蜜中攝諸波羅蜜及四念處，乃至八十隨形好。」

在空宗的思想中，已經清楚可見菩薩道的必然。菩薩道是必然的，在般若智的實相呈現中，大悲之行是必然的。這不待後期真常佛性思想的盛況而出，亦不待法華一佛乘思想的道破。這是為什麼？

其實，般若，就是大悲。打破人我，睹見萬物一體，哪有不互相成全的，哪有不互相幫助的，這就是同體的必然，故曰同體大悲。我的腳底若果有刺，雙手必然會去拔刺，這是自然，而不是愛取之心所行的愛見悲，亦不是雙手為了什麼原因而去

伸出援手。問那哲學問題的人，對道德的體會只是主客對立之間的一種作用；既有主客對立，人我之別，便未能達到般若智之境。所以，他們的問題之思考路向，仍是預設自性見之下的一問。

由於般若就是大悲，般若是實相，大悲也是實相。在法性遍照之中，再沒有什麼貪著與抗拒、怨恨與憂慮，而是自然而然地做著慈悲之事。只是如此而已，再沒有為什麼要做善事之問，行善再不只是為了自己離苦得樂。因為法性亦是眾生之性，生命之流也必然如此。在千萬輪迴流轉中，我們再也不恐懼，亦不害怕，因為這些都只是迷悟之間的過程而已，最終我們仍將在空性大悲中打成一片。

照見五蘊皆空的境界，雖未能達到，但心中仍很踏實，可自忖此生不悔。內心質素或高或低，妄念時多時少，也不憂懼，因為煩惱性相皆不可得。經過悠長的生命旅途，便可放下愈來愈多，生命亦愈加輕鬆。這是我對《雨花台石》的讀後感，亦是藉此表達對從容就義，對生死不畏懼之人的尊敬。生命若得如此，便將無憾。對無盡之生死苦困，亦無所畏懼。此即地藏菩薩所言「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亦是梁啟超先生之「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也。願以此共勉之！



學員天地

妙華佛學會開設佛學班二十餘年，學員們來去匆匆，或會互不認識，感覺上欠缺了一點親切感。現開闢學員天地，給學員一個交流平台，讓學員投稿，以期

令學員有一點歸屬感。凡有學佛心得，歡迎學員們踴躍投稿。

稿件可交給妙華工作人員或電郵：
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第二十四屆佛學 初階班同學致謝辭

曾子鳴

傳道法師、邱敏捷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來賓：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興出席妙華佛學會第二十四屆佛學初階班暨唯識思想課程之結業典禮，也很榮幸能代表佛學初階班的同學致謝辭。

我們佛學初階班的同學，都很多謝妙華佛學會開辦多元化的佛學課程給同學們修讀，妙華佛學會所辦的佛學課程是成功的，而且所有課程都是免費的。我們很多謝各位老師的悉心指導，各位老師對於佛學的理論、知識及深度是一流的，老師們講述了禮佛的方式，也對佛學理論作了不同的演譯，糾正了一些

同學對佛教的誤解，使同學們獲益良多。

自從我參加妙華佛學會的佛學初階班之後，對生活的方式與生活的態度都有所改善，對家庭的一些變化也能坦然接受。

我代表初階班全體同學，衷心多謝梁志高老師、梁志賢老師、胡文德老師、洪真如老師、何翠萍老師。

妙華佛學會為大眾提供了一個修學佛法的地方，我藉此機會，呼籲大家繼續支持妙華佛學會，護持妙華佛學會，使佛學班越辦越好。

多謝大家！



唯識思想班同學 致謝辭

葉倩君

傳道法師、邱敏捷教授、主席、各位老師、同學、各位來賓：

大家好！很榮幸今天能參與第二十四屆「佛學初階班」暨「唯識思想」課程之結業典禮，更慶幸能借此機會，代表「唯識思想」課程的同學們，多謝各位導師在這八個多月來，對我們無私及耐心的教導。

有緣接觸佛教已有一段頗長的日子，但過去的接觸都只是流於表面。讀中學時，亦曾跟隨朋輩，到一些佛教中心、道場聽講座，對佛教的道理，雖有認同，但可能當時因緣仍未成熟，一直沒有機會深入及有系統的去認知。其後更把一切學習放下，過著無明的生活。四年多前，偶然機會下再次接觸佛法，今次下定決心，決定一切要從基礎開始，期望能深入認識佛教的核心思想，從而走上正信之道。

佛教之義理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即使同在佛門下，亦因不同時

代，不同契機而發展出不同的門派。對我這等初學者來說，要深入義理又談何容易。三年多前在不同道場完成初級及中級佛學課程後，對佛家之八萬四千法門，正不知如何選擇與自己根器契合之一門，以期深入法海，探究佛法真實義之時，幸得朋友推介，得知妙華佛學會開辦「中觀思想」課程，即決定報名參加，從此便開始與妙華之結緣。

由去年之「中觀」到今年之「唯識」課程，令我有系統的認識佛教之兩大宗派理論。佛家之「空」「有」二宗，可概括整個佛教之要義，只可惜自己之根器實在太淺，雖然完成了整個課程，但對「空」、「有」二宗之認識亦僅屬皮毛之相。幸好妙華佛學會，除了舉辦星期日的定期課程外，還會因應機緣而邀請不同的法師及導師講授不同之課題。例如零九年由趙國森老師講授之「佛教核心思想」課程，對何謂「法」、「事」、「緣起」、「佛家的業力思想」等等的看

似基本但實則含意甚深的概念剖釋詳盡，令我對佛教所服膺的核心價值有更深入的認知。同年十二月又邀請到台灣之昭慧法師，為我們作三天之演講，闡釋了何謂「解脫道與菩薩道」，使我們透過佛陀教導之「四聖諦」，逆順觀照十二緣起，而明白到一連串的純粹大苦——老、病、死、憂、悲、惱、苦，「純大苦聚集」，均由無明始。今年九月開始，再次請得趙國森老師為我們講解「能斷金剛般若經論釋」，帶領我們深入大乘般若經論，得聞甚深之微妙法。這個課程，以瑜伽行派思想疏釋金剛般若經的核心精神，對唯識思想的各種相、境、緣、果，有詳盡的剖釋，因此可作為對唯識課程的延續學習。課程到明年一月才結束，希望仍未參加之同學不要錯過此機會。今天下午二時，繼續由傳道法師為我們續講「解脫道與菩薩道次第」，請大家踴躍出席。此外亦有不同的法師及講師，定期為我們作不同課題的開示講解，在此恕我不能一一詳述。除了多謝各位法師及講師的傳法外，更加要多謝妙華佛學會所有工作人員，為我們悉心的安排，沒有您們無私奉獻，我們聽經聞法的因緣實在難以成就。在此，容我借此機會，向所有為妙華會務而出力的有關人員，致以衷心謝意！

最後我謹代表「唯識思想」課程的同學，多謝區佩儀老師講解之「唯識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唯識宗所依的經論及研究文獻」。而有關「唯識學的基本理論」，「唯識學與其他學派的關連」方面，多謝陳國釗老師對「八識總論」「心，心所的結構」，「瑜伽行中觀派對唯識見的評價」，「唯識學對因明學建立的影響」，「如來藏思想與唯識學的關係」等等課程的詳盡講解。此外，多謝黃敏浩老師講解之「種子說」，「對象世界的探析」。有關「三自性」，「唯識五位修習過程」，「轉識成智」之課程，則多謝陳雁姿老師的教授。有關「中期中觀學派對唯識學的批評」，多謝李葛夫老師從宏觀的歷史發展角度，引領我們作深入的探究。此外，麥國豪老師除了講授「賴耶緣起生死還滅的過程」外，在「典籍選讀」方面，與張翠蘭老師分別講授「辨中邊論之相品」及「唯識三十頌」。在此，再次代表「唯識思想」課程各同學一一對七位老師致以衷心之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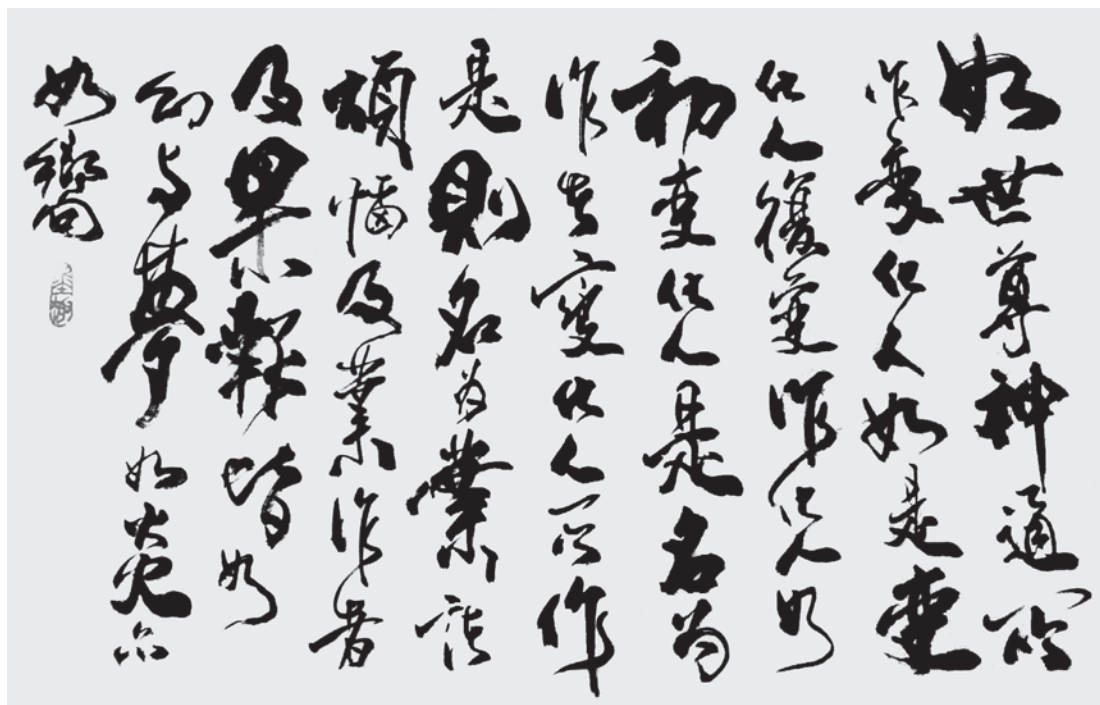
今天已是十二月五日了，很快便是二零一一年，在此預先敬祝傳道法師、邱教授、各位老師、同學、來賓，身體健康，法喜充滿。期望明年三月「印度佛教史」課程再見。多謝！



中觀業相七種

(2009年中觀思想課程論文)

孔亮人



名書法家陳維克先生墨寶

有情世間是苦，苦之根源是煩惱，煩惱之根源是顛倒見。由於顛倒見，便產生了煩惱，由於煩惱充積，由此而生業，業造成了這個苦集世間。煩惱與業是苦的因，苦是煩惱與業的果。

公元二、三世紀期間，南印度龍樹菩薩所作之《中觀論》，其中第十七篇〈觀業品〉，便說出了由煩惱

而造業，由業而感苦果的經過。更將業的形態和性質，描述和分別出七種業相。但對於這七種業相，卻有不同的解釋，在此會依印順導師所講，作出說明。

業之分類，最根本的只有兩種，是思業和思已業。思是仍在心內盤算著，還未曾附諸實行，卻已在心中蓄勢待發，是正在思想的階段，從思

慮到決定去做，是業的動力，故名思業。思業能推動內心去造作，進行身體的活動，發出口頭的說話。思業本身是意志的，但由思業發動，而經身體表現出來的動作與語言，便是思已業。

思與意相應，故思業也名意業。而思已業由思業所生，分出來便成身業與口業。所以由根本二業開出來，就是身、口、意三業。由分別、思慮、計劃、待發的意業，發出於外成為所有身體動作的是身業，或表達在語言上的是口業，也稱語業。這三業，已經總括了一切的業。

在身、口這兩業當中，再分出有作業與無作業，亦稱為表業與無表業。即是身業、口業、有作業、無作業，也可解說為身有作業、身無作業、口有作業、口無作業，共為四業。由於身體的造作活動，或從口說出來的言語內容，此身與語的動作與說話，能被看見和聽見，同時表示內心之活動，便是身、口的作業。身口作業之後，發生影響力，能夠招感未來之果報，產生了另一種業力，這種業力在現階段是還未被看到和聽到的，不能表示於外，故名身、口的無作業。

如前所述的四業當中，再分出善業與不善業。即是身有作善業、身無作善業、口有作善業、口無作善業；身有作不善業、身無作不善業、口有作不善業、口無作不善業。這善與不善業，復又再分為兩類，一是造作時所成的業（作時業），一是受用時所起的業（受用業）。即是作時善業，受用善業；作時不善業，受用不善業。意思是說，如甲君施作一善事給乙君受用時，甲君先得一善業。而乙君受用了之後，心存感激，甲君再得一善業。作不善業亦如是，施與受共得二不善業。但有時受用業與作時業並不是？對的對應，或許會有差別。如甲君立心害人，惡業已立；但卻害人不死，便無殺罪而獨存惡業。前者是在作者方面說，而後者便是在所受者方面說。

身口業所以會成為福業或罪業，不僅在於內心的思慮，也不僅在於身口的動作，還要看此一動作，是怎樣的影響著對方，使對方得何種受用而決定。如人欲作善事，不單只作善事想，也不單是將善事施予受施人便成，必須受施人接受了而受用快樂，又得到受用的好處，才能成為真正善的福德業。作惡業亦如是，他人受著痛苦以至命絕亡

身，必成為罪業無疑。所以善惡二業的最終分別，還要看受方受用的結果而定。

由思已業分成身、口二業；由身、口二業分出有作、無作業；再由此四業分別善與不善業；復有作時、受用兩業由善不善業分類出來。唯獨思業，卻沒有作與無作之分，更不用再分下去。思是心內的精神活動，是種種分別思慮，是內心的造作，是不能直接表示於人前，所以並不是有作業。而無作業是依有作業相對而立的，故既非是有作業，自然也不是無作業。思業便從各業相分類之中，獨立成一種。

發自內心的動機，表現於身口的動作，因此連帶而起的無作，影響他人而做成善與不善的分別，他人受用生出的反應，最終成了罪福業報。這是業力的過程，要將業力說明，至少要分出七種業相：身、口、有作、無作、善、不善、思。〈觀業品〉已述：「及思為七法，能了諸業相」，明白了這七業相，佛法中所說種種的業，便能正確了解。

業從起心動念而來，又是甚麼能令心念動起來？就是煩惱！一切世間的善、不善業，都是間接由煩惱發動而造出來。有煩惱的存在，心內便起

了動因，這動因使心動起，才有世間的諸業，有了世間的諸業，便招感世間的諸果。這有漏業之動因，主要是愛，愛我及我所，由自我的生命，以至愛世間的一切，由內心愛取的衝動，通過了身口，便造成了種種業。這貪愛煩惱是因，引發諸世間業是果，因果有著不相離的關係。但煩惱因並不實在，從不實在因中所產生的業果，同樣都是不實在。〈觀業品〉最後的三頌十二句，更能歸結到業力的如幻如化，闡明了業性本空…

如世尊神通	所作變化人
如是變化人	復變作化人
如初變化人	是名為作者
變化人所作	是則名為業
諸煩惱及業	作者及果報
皆如幻如夢	如燄亦如響

此頌譬說，世尊用神通的力量，變出種種變化人，而這變化人復又可變化出各式各樣其他的變化人。從化而起化，再由化而造化，化化不斷至無窮無盡。最初的變化人譬喻為「作者」，由作者變幻出來的種種化人化事，還能繼續起化，都是從幻起幻，幻化不盡而所作之人和事，這便是指一切的「業」。從這幻化相續的事象，譬喻所有煩惱、作

者、作業、受者、果報都是一切皆空，一切是假，沒有一法是有實自性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夢、如燄、如響」…

如幻者，有若現時電影中的每一場戲。你可以是出身富貴，衣食無缺；自小聰明伶俐，長相俊美清秀；父母和諧，兄弟姐妹和睦，長輩老師無不痛愛；幼時故然受盡高尚良好教育，成績每每又名列前茅；晉身社會做事，上司賞識，貴人多助，平步踏青雲，無往而不利；後又娶得賢妻生貴子，兒女個個成材，光耀門楣；童年生活幸福，中年家庭美滿，晚景自在逍遙；都是每個人所夢寐以求。但亦有可能場景轉變，角色變換，你便會驟然生在貧窮家，得食一餐餓兩餐；身驅羸弱，相貌不揚；父母離異，兄弟不和，師長厭惡；家無寧日，吵吵鬧鬧；精神極度困擾，學校成績又不如理想；踏足社會工作，學歷低且沒人事，打完東家打西家，頭頭碰著黑又黑；事業不成，姻緣莫問，組織家庭更不用提；童年陰影重重，中年潦倒坎坷，到老一事無成，孑然一身；這是任何人所不願意身處於其中的。但無論你是富是貧，是貴是賤，是樂觀是悲觀，是幸福渡

過，抑或困頓一生，到頭來都是戲夢一場。有若人生如戲，富貴臨終或者餓死街頭，便如散場一樣，以往的不再出現，更要趕緊行妝，準備去演下一齣戲。

如夢者，一切所作所受，即如夢境。睡夢未醒時，沉醉夢裏真，一朝驚夢覺，原是夢中人！

如燄者，陽燄也。烈陽普照，蒸氣上騰，現出一種水波的假相，有若海市蜃樓，一切都如幻象。

如響者，是空谷迴響。人在深山中發聲，那邊傳來同樣的回響，卻沒有真的人在那裡發聲，同樣都是不實在的現象。

以上四喻，顯示種種諸法皆空無自性，卻可見可聞各樣假相而現有。自性空而又假名有，一切法即有即空而無礙，一切煩惱如是，一切業力亦如是。



參考書目：

《中觀論頌講記》	印順導師
《中觀論選頌講記》	印順導師
《中觀要義淺說》	黃家樹居士
《中觀思想課程講義》	麥國豪居士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零年十月至十二月

常務經費：

\$20000：回向鄧詩綿老師。\$8000：余德玉。\$5000：鄭展鵬、妙華之友、麥美娟。\$4000：趙公欣。\$3000：勞海新。\$2500：陳慧儀。\$2052：(趙國鑒、潘淑河)。\$2050：楊潔英。\$2000：何翠萍、劉紫華、吳秀群、楊福儀、黃衛明、黃天生。\$1100：劉燕薇。\$1000：戴德恩、(趙之東、之南、之西、蘊妍、麗瓊)、(趙公遜、公欣、倩盈、倩婷)、陳德瑜、蔡幗珍、Ms. Ho Yuct Wah、梁卓文、(吳蓮菊、梁社釗)、葉撈、余小紅。\$900：戚幗珍。\$600：薄淑貞、(杜少源、達威、達昌、達明、美寶、陳淑玲)。\$500：張秀蓮、趙泳均、陳益群、蔡珊華、林燕釵、高智輝、薛珠心、三德素食館、謝祖容、盧鵬飛、(胡果麗、盧炳權、炳輝、美華、蘇東)。\$400：陳慧倩、麥忠、(王定嘉、張檢)、游健成。\$350：石煥英。\$300：何玉珍、(黃育明、張思驊)、張志才、鄭強、(梁家強、馮慕燕)、(梁美華、許少平)、(梁家榮、楊美萍)、簡佩苓、林錦全、彭月風、胡惠芬、葉倩君、(葉婷倩、詠倩、劉奕歡)、黃淑芬。\$265：佛弟子。¥200：蔡長青。\$200：戚汝民、陳潔蓮、周雅欣、鍾寶嬌、左江民、(霍杜華、談蓮歡)、鄭永怡、鄭桂英、梁家豪、廖淑珍、何如、(梁法空、梁法德)、李桂標、林關建明、(何德兆、陳始基)、關本願、顧美華、(岑美好、陳宅、祝宅、何宅)、余煖波、潘慧蓉、姚瑞好、黃玉芬、(黃宅、高嬋英)、嚴麗華、胡祿威、黃妹。\$150：(羅嘉洋、鵬達、嘉瑩)、(羅潤成、瑞琪、慧珠)、李淑貞。\$120：劉小慧。\$100：馮滿生、程桂嬋、趙寶慧、趙錫敏、霍美萍、霍偉祺、霍偉明、福齊、徐鳳琴、馮太、張果常、區佩儀、(梁德材、林志輝)、李國英、黎少芳、何啟強、梁麗嫦、黎蘊璋、羅美馨、倫文鉅、(倫洪傑、洪標、洪光、洪楷、佩芳)、羅群玉、岑寶蓮、何麗嫦、吳蓮、吳燕瓊、吳潔芳、黃淨賢、黃新霞、鄧家威、葉定倩、葉甯倩、葉麗嫦、謝娣。\$60：郭依桃。\$50：曾清梅、鍾映蓮、曾柳英、葉果茂。\$40：包偉怡。\$20：林靜翹、有名氏。

助印：

\$5250：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1540：陳惠霞。\$500：李馮少梅、德守、陳玉鳳、關本願。\$100：何如。¥100：陳碧君。

捐款方法，支票抬頭請寫「妙華佛學會有限公司」

4/4

勇發菩提願

調寄：平湖秋月
填詞：德 奘

<u>3</u> <u>3</u> <u>5</u> <u>3̣ 2̣</u> <u>1̣ 7̣ 6̣ 1̣</u> <u>2̣ 3̣ 5̣</u>	<u>7̣ 2̣ 6̣ 1̣</u> 5 0 <u>3̣ 2̣</u> <u>1̣ 7̣ 6̣ 1̣</u>
年 年 光陰 去似逝 水 忽忽	永不復 旋 應當 了 斷那
<u>2̣</u> <u>3̣</u> <u>7̣ 2̣ 6̣ 1̣</u> <u>5̣ 6̣ 5̣</u> <u>3̣. 5̣ 2̣ 3̣</u>	<u>5̣ 6̣ 3̣ 5̣</u> 6 <u>6̣ 7̣ 6̣ 5̣</u> <u>4̣ 5̣ 3̣</u>
苦 根 再 莫 延 飄渺 迷 離	世境莫眷 戀 此身不惹 惡 業
2 0 (<u>5̣ 3̣</u>) <u>2̣ 1̣ 2̣ 3̣</u> <u>5̣ 5̣ 3̣</u>	<u>2̣ 1̣ 2̣ 3̣</u> 5̣ <u>4̣ 5̣ 4̣ 3̣</u> <u>2̣ 3̣ 5̣</u>
纏 人 愁 怨 世事	無 常幻 變 快醒覺斷 邪 見
<u>4̣ 5̣ 3̣ 2̣</u> 1̣ 0 (<u>3̣ 2̣</u>) 1̣ 1̣	<u>3̣ 5̣ 7̣</u> 6 <u>6̣ 7̣ 6̣ 5̣</u> <u>3̣ 5̣ 6̣</u>
對境休苦 鑽 勇 發	菩 提 願 修得般若 度眾 生
<u>5̣ 6̣ 1̣</u> <u>6̣ 5̣ 4̣ 3̣</u> 2 0 <u>5̣ 3̣</u>	<u>2̣ 2̣</u> <u>2̣ 2̣ 0̣ 3̣</u> <u>5̣. 6̣</u> <u>5̣. 6̣</u>
憑佛 引 廣結善 緣 契合	無 瑕 如來 佛 智 早 已 參
<u>4̣. 6̣</u> <u>5̣ 5̣ 3̣</u> <u>2̣ 3̣ 5̣</u> <u>4̣ 5̣ 3̣ 2̣</u>	1̣. 5̣ 3̣. 5̣
透 色 空 建立 人 間 淨土將心	獻 觀 空 應
<u>3̣. 5̣ 3̣ 2̣</u> <u>1̣ 3̣ 2̣ 7̣</u> 6. 3̣	<u>2̣ 3̣ 5̣</u> <u>3̣ 5̣ 3̣ 2̣</u> 1̣ <u>1̣. 2̣ 3̣ 5̣</u>
當 跨出 穢土趨向 善 四	無量 心 把恩德施 遍 記取空色
<u>2̣ 3̣ 1̣</u> <u>6̣ 1̣ 2̣ 3̣</u> 5 <u>3̣ 5̣ 6̣ 1̣</u>	<u>5̣ 2̣ 3̣</u> 1̣ <u>6̣ 1̣ 2̣ 3̣</u> <u>1̣ 2̣ 7̣ 6̣</u>
真 諦 效那水中 蓮 凡塵利與	名 不執 染 漏法不侵 究竟至善
<u>5̣ 3̣ 5̣ 6̣</u> <u>1̣ 2̣ 3̣ 5̣</u> 2̣. 0 <u>5̣</u>	<u>3̣ 0̣ 5̣</u> <u>2̣ 0̣ 5̣</u> 1̣ 0 <u>3̣ 2̣</u>
菩提能共 證 手相 牽 同	心 同 修 同 勉 堅守
1̣ 6̣ <u>1̣ 6̣ 1̣ 2̣</u> <u>3̣. 5̣ 2̣ 3̣</u> 5̣	<u>2̣ 3̣ 2̣ 1̣</u> <u>7̣ 2̣ 6̣ 1̣</u> 5̣ —
正 念 正業正 依以無漏 智	解開三障 慧 命 存

二零一零年十月



▲ 妙華結業禮主禮嘉賓傳道法師、邱敏捷教授與唯識思想課程師生合照

妙華結業禮主禮嘉賓傳道法師、邱敏捷教授與佛學初階班師生合照



▲ 妙華結業禮主禮嘉賓傳道法師、邱敏捷教授與禪修班同學合照



▲ 妙華結業禮主禮嘉賓傳道法師、邱敏捷教授與法器班同學合照



▲ 2010年12月3日，傳道法師到志蓮護理安老院探望慧瑩法師，並向慧瑩法師贈送DVD

慧瑩法師陪同傳道法師和邱敏捷教授參觀安老院的花園





妙華佛學會

地 址：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1樓B座
新講堂：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